

DEC 30 1947



年 少 明 開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開明書局

事的了不忘

「開明少年」應徵文選

「開明少年」兩週年紀念應徵文選「少年們的一天」出版之後，很受讀者的歡迎，有許多讀者寫信來說：希望以後多舉行幾次這樣的徵文，多出幾冊像「少年們的一天」那樣的應徵文選。因此我們決定再來一次。題目是：「一件忘不了的事」，範圍很寬廣，請應徵者各自把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事件記下來，寄給我們。這次徵文的收稿日期是十一月三十日截止，到截止期為止，共收到四百多件來稿，中間很多情文並茂的好文章，我們現在選出三十多篇，印成單行本，獻給少年讀者們。卷首有葉聖陶先生的序言。

本書決定在明年一月十六日出版。出版後隨同本誌新年號贈送訂戶，非訂戶單獨購買，每冊定價一元。沒有訂本誌的讀者請趕快來訂，快滿期的老訂戶請趕快來續定！

行印店書明開

預定諸君注意！本店出版各雜誌銷數日廣，預定者不下數萬份，發寄手續力求完密迅速，惟各地交通尚有阻滯，郵局寄遞遲延，在所不免，訂閱諸君如有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將定單號碼及預定日期，在何處訂閱，用定單上原姓名函知上海福州路本店供應部，以便立即查覆，否則定單過多，無從查考，諸維見恕是荷！開明書店謹啓

開明少年

第三十期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

每冊定價國幣二元
預半年六冊十二元
定全年十二冊二十四元

加 成 售 處

編輯者 葉聖陶 賈祖璋
唐錫光 葉至善

出版者 開明少年社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上海	福州路	開封	書店街
南京	太平路	臺北	中山北路
重慶	保安路	廣州	漢民北路
成都	祠堂街	北平	琉璃廠
昆明	武成路	長沙	府正街
貴陽	醉獅路	南昌	中山路
杭州	盤頭巷	瀋陽	中央大街
漢口	交通路		



開明少年

第十三期

——版出日六十月二十年六十三——



滑雪(木炭畫).....	李樺(封面)
新的開始.....	編者(二)
多數表決及其他.....	大方(三)
又是一年.....	王峻岑(六)
牧師和他的工人巴爾達的故事(故事詩).....	普希金作 戈賓權譯(九)
暹羅政變.....	陳原(三)
地球的末日.....	士元(四)
凡卡.....	契可夫作 學文譯(一九)
聖誕節的珍禽——火雞.....	周性初(三)
初冬的故事(小說).....	李潔(二)
米蓋朗琪羅.....	孫平(三)
寫書.....	徐天鶴(四) 給兔小姐龜先生
信中.....	子衍(五) 真摯的友情
給人.....	費駿禮(七) 這一回的四位收信人
我愛唱的一支歌.....	大純(四)
踏雪尋梅(少年歌選之五).....	劉自曲(四)
不穩平衡.....	黃自(四)
高爾基的故事(續完).....	葛魯茲傑夫著 寶權譯(四)
森林裏的故事(十一續).....	陸爾丹著 易凌譯(四九)
證章.....	黃茅(五)
撕菸葉的女工.....	張長弓(五)
買書.....	白璋(六)
催雜費.....	豪開(六)
數左腳.....	熊大松(查) 湖南第一紡織廠(六)



新的開始

編者

又是一年過去了，「開明少年」出滿三十期了。

把這三十期「開明少年」挨次攤開在桌子上，我們看了，心裏不由得會高興起來。第一，我們高興我們為少年朋友們做了一點事，並且從少年朋友的來信中知道，我們的力量沒有白費，對少年朋友確實多少有點幫助。第二，我們高興「開明少年」一直在不斷的改進中，不論在內容上或是外表上。如刊載文字的方面增廣了，插圖加多了，編排形式活潑了等等。這挨次攤開在桌子上的三十期「開明少年」正表明了我們改進的過程。我們心裏雖然高興，却並不就此滿足，我們覺得「開明少年」的缺點還多着呢。最主要的是：有些文字還不够淺顯，有些題材還不能跟少年朋友們的生活相切合。既然覺得有缺點，我們還得努力改進。

少年朋友的來信中都說對文藝特別愛好。因此明年我們打算多刊一些文藝方面的東西，小說和童話，希望每期能做到各有兩三篇，此外將連續刊載三篇中篇小說，每篇約分四期刊完。「森林裏的故事」雖沒有終了，因為不久要出單行本，不再續刊下去。至於名畫和歌曲的介紹，明年還是照舊。

科學方面我們想選幾個題目，做比較有系統的介紹，說明多用插圖，甚至完全用連續圖畫的方式。另外還闢一欄「可愛的人」，專說那些可愛的，可以做少年們楷模的人，不論古今中外，也不論屬於哪一方面的。

明年一月間，第二個應徵文選集「忘不了的事」要出版了（第一個選集是「少年們的一天」）。將隨同「開明少年」三十一期贈送給各位訂戶。以後想每三個月舉行一次徵文，每隔半年出一冊徵文選集。「我們也寫些」一欄仍舊希望少年朋友踴躍投稿，用大家的力量來使這一欄更加充實。

這一期的數學講話「又是一年」中說：一年過去，新的一年跟着又來了。我們將又有一個新的開端。我們把這句話來祝賀諸位少年朋友，同時也勉勵我們自己。

多數表決及其他

大方

一 多數表決

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第二屆全體大會，從九月十六日開幕以來，吵吵鬧鬧的拖到十一月底纔閉幕。會議的進行怎麼會這樣的艱難而遲緩的呢？主要的原因由於美國要在本屆大會中自蘇聯手上取得主動的地位。美國用什麼方法爭取主動地位呢？從新聞方面關於本屆聯大的消息歸結起來，可知多數表決是美國手上最有用的法寶。

聯合國是以維持世界和平為目標的國際組織，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國際聯盟的性質相同。國際聯盟為什麼不能阻止比第一次大戰更慘烈的第二次大戰的發生呢，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據說國際聯盟所以不能維持世界和平的緣故，乃因受了某某強國的操縱。強國操縱國際聯盟的方法，即利用一些被控制的小國，使得保障和平消弭戰爭的議案沒法子成立。照國際聯盟憲章的規定，所有有關世界和平的重要議

案，必須一致通過方能成立；因此凡為某一強國反對的議案，即使於和平極其有利的，只要有幾個小國不同

意，那末反對此案的強國便很容易如願以償，而不必顯露其兇惡的真相。聯合國的憲章為着要避免這個缺點，關於議案的通過改取了多數表決的制度。但是多數表決的制度足以阻礙重要國家一致加入國際組織，這對於國際組織所負維持世界和平的使命又有妨礙。國際聯盟原是美國威爾遜總統發起的，但美國並未加入，這也是國際聯盟不能盡其維持世界和平的作用的一大原因。如果此次聯合國憲章只採取了多數表決的議事制度，美國和蘇聯都會有不加入的可能。所以，聯合國憲章中另有一個重要的規定，在那個以維持世界和平為主要職責的安全理事會中，除了關於程序事項的決議，表決議案必須之七理事國（全體計十一理事國）可決票內，應包括全體常任理事國（中法蘇英美五國）的同意票。此項規定，在蘇聯方面稱為大國一致的原則，在英美方面稱為否決權。據說此項規定原是美總統羅斯福的主張，可是羅斯福逝世後的美國政府卻認為即因此項規定給蘇聯在聯合國裏佔了

主動地位，老不甘心。第二次世界大戰使許多國家陷於貧困，而美國的財富積集得更多了。因此，美國政府在戰後便利用其所積集的財富使許多陷於貧困的國家受美國的控制。就憑這一點，美國決心要在本屆聯合國全體大會中自蘇聯手上取得主動地位。

大會一開幕，美國首席代表馬歇爾發表演說，提議設置一個會員國全體參加的駐會委員會，即所謂「小型聯大」，作為大會閉幕期間處理有關和平及安全的事件的機構。蘇聯代表始終堅決反對，認為美國乃因無法使安全理事會成為其操縱聯合國的工具，不惜違反聯合國憲章，製造一個沒有否決權的樂園，以便規避安全理事會。十一月十三日，聯合國全體大會以四十一票對六票表決通過設置駐會委員會。蘇聯代表維辛斯基表示，蘇聯在任何情形下拒絕參加該會之工作。這樣一來，馬歇爾的提案雖然通過，但是沒有蘇聯參加的「小型聯大」作用實在有限，而安全理事會依然足以妨害美國操縱聯合國的企圖，爭取主動地位的意願還是沒有達成。

二 號召和示威

一方面，從今年二月，美總統杜魯門向國會提出

援助希土法案以來，阻止共產主義前進的聲浪漸漸加強。到最近，那些久已銷聲匿跡的反蘇政客也紛紛露臉了。這似乎又要把世界拖回頭去走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老路，一些好戰分子在各處活躍，許多人不免恐懼第三次大戰的到來。而另一方面，卻從蘇聯人民用努力濟經建設的顯著成績來慶祝他們十月革命第三十周年的大典中，傳出了和平的號召。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在慶祝大會上演說，指出蘇聯人民對於經濟建設的努力，即為蘇聯政府推行其維護世界和平之政策的明證。史太林並已一再表示社會主義國家與非社會主義各國之間是可能合作的，如果目前的國家還無意合作的話，蘇聯也不放棄他這一方面的工作，竭誠等待各國了解國際合作之必要的時機來到。在此和平的號召之外，則有歐洲九國（蘇聯、法國西、義大利、捷克、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匈牙利）共產黨的一致行動來答復對方的攻勢。他們發表宣言，指出帝國主義陣營與民主陣營的對立已經形成；指出美國是帝國主義的指導力量，已經在軍事、經濟、思想各方面發動攻勢；指出英法德奧義各國社會黨甘心當帝國主義的奴役，用民主和社會主義的術語做假面具，來為帝國主義政策掩飾其強盜的性

質。他們表示將舉起保衛其本國的民族獨立與主權完整的旗幟，把人們中間一切民主和愛國的勢力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他們決議設立情報局於南斯拉夫京城貝爾格萊德，以便互相聯繫並交換經驗。

歐洲九國共產黨的這一行動，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加緊其所謂援助歐洲的工作。十月二十四日，杜魯門總統下令於十一月十七日召開國會特別會議，商討物價問題與援歐問題。然而西歐各國人民已經看出馬歇爾計劃並非善意的援助，又有九國共產黨對於各國社會黨的指摘，於是法義兩國同時發生了蔓延全國的大騷動，反對政府獻媚美國，縱容暴徒壓制人民的措施。十一月十九日，法國賴馬迪內閣在全國總罷工的威脅之下宣告垮臺。二十三日許曼組成新內閣，但仍不孚民望，工潮更加擴大。義國加斯貝里政府竭力鎮壓，而人民的罷工示威繼續發展。人民的要求如不能滿足，騷動一時將無法平息，這是對於法義兩國現政府的嚴重考驗。

三 外援與大選

美國的對外援助，我們中國也是一個主要的對象。十一月七日，我國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會舉行祕

密會議，由新從美國回來的王外長出席報告。據未證實的消息：王外長曾預料美國援華一事兩月內可有眉目。十一日，美國務卿馬歇爾答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范登堡詢問說：整個對外援助的計劃，在本會計年度（明年六月底止）內要請國會增加撥款二十六億五千七百萬元，其中有六千萬元是對華援助的第一期費用。十二日，馬歇爾向記者宣布：美國擬於十五個月內以美金三億元分期資助中國，用以緩和中國的通貨膨脹。國務院希望在明年一月國會召開常會的時候提出援華計劃。同日，馬歇爾又在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中報告：美國軍官約一千人正在協助中國政府進行剿共戰爭，美國並已應允在臺灣協助中國訓練新軍。十四日，國民政府副主席孫科向聯合社記者表示：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建議以三億美元援華，無異滄海一粟。中國歡迎美國的經濟援助，以恢復鐵路，發展工業，並從事其他建設。但馬歇爾建議援華貸款總數共三億美元，每月不過二千萬元，實在不能達到以上的目的。蒲立特在「訪華觀感」一文中所提建議就比較廣大而徹底了。

這位建議以三億美元援華的馬歇爾國務卿，對於我國的內政是相當關心的。他於十（下接第二十五頁）



年一是又

岑峻王

時問前進呀

一般人的「又是一年」，是說：「一年又過去了。」

我們的「又是一年」，是說：「一年又要來了。」

我們又將有一個新的前途，新的局面，新的發展。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到一年年底，除了天真的孩子們，無論什麼人都會感歎着說：「光陰真快，又是一年了！」小孩子們唱着：「穿新衣，戴新帽，新年到了好熱鬧。」可是在年紀大一點的人，心裏總不免有點兒感慨。

感慨大致包含兩層意義。一層是，一年到頭了，回想這一年來經歷了多少悲歡離合，因而感覺到人生的艱難困苦。一層是，轉眼又是一個年頭的開始，誰曉得明年又有什麼樣的遭遇；生活好的怕會變壞，生活壞的怕難以變好。

過一個年，就好像火車走過了一段路程，又要走上一段新的路程。原來是匆匆的往前掙扎，往前跑，跟着仍舊得匆匆的往前掙扎，往前跑。雖然在心理上暫時得到個短短的休息，可是充滿了疲勞的身體，還在呼呼的喘着粗氣。

引起這種感慨的原因，追究起來卻很簡單。因為經過了春夏秋冬，正是個自然的循環。去年是春夏秋冬，今年還是春夏秋冬，明年呢，依然是春夏秋冬。人生彷彿就跟着季節的變化，永遠繞着它跑圈子，跑了一圈又一圈，一圈一圈的永遠跑不完。把時間和人生都看成循環的，這就是使我們發生感慨的一個原因。

然而，這只是一種形式的看法，表面的看法。時間是循環的，不錯；然而時間不僅是循環的，它還有直線的發展。年年都是春夏秋冬，然而去年的春夏秋冬並不是今年的春夏秋冬；今年的春夏秋冬也不是明年的春夏秋冬。季節彷彿是一個輪子，一個轉的輪子。然而就整個的時間看，這個輪子並不只在固定的一處地方轉，它實在是永遠往前滾的。如果我們把時間看成是循環的，那只是看

到了一方面。因此，我們對於這個「一方面旋轉，一方面又往前跑」的事實，就應當另外選擇一個更適當的形容詞；我們說：

時間是「週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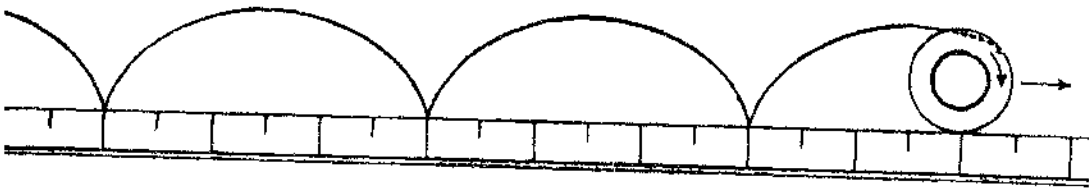
機器上的齒輪在一個固定的地方轉來轉去，那是循環的。然而一個正在跑路的車輪子，它的運動卻是週期的。爲了更具體的說明週期的意義，我們再作進一步的考察。

假設我們在一個圓的車輪子上先認定一個點，然後讓這個輪子在平地上沿着一條直的道路滾，我們試想一想，輪子上的那個點在空中走的是怎樣的一條路線？它也是在轉圈子嗎？假設你這樣想的話，就發生問題了。因爲，就車輪說，它固然在轉圈子；就地面說，那就完全錯了。

讓我們試試看。我們在桌面上鋪一張白紙，然後放上一支直尺。我們沿着這支尺先畫一條直線。另外再找到一個圓的盤子，這個盤子的邊上剛好有個缺口。我們把一支鉛筆靠着這個缺口，然後讓這個盤子沿着那支直尺往前滾，我們的鉛筆也就隨着往前轉。你會看到那支鉛筆所畫的線，好像是一個個橋孔。這樣的曲線叫做旋輪線，要在高等幾何學裏纔研究得到，這曲線就是一種有週期性的，表示車輪上的一個點所走的道路。

我們雖然不能武斷的說，時間的進展也是這種情形。可定「週期的」和「循環的」兩個意義彼此不同，這是很顯然的一個例子。只有從進展的這一方面去觀察，我們纔能瞭解時間的真正的性質。只有對於進展的狀況有了正確的認識，我們纔知道，對於時間的變化是沒有什麼可以讓我們感慨的。

一般人沒有看清楚這一點，所以他們就只會覺得今年是這樣，明年還是這樣。因此人生就變得非常單調，而且毫無希望。事實上，歷史絕不會重演的。我們必需跟着時間同時進展，纔不至於落伍；我們必需隨時努力前進，這纔能够符合大自然的規律。不過轉起圈子來比較省些力氣，往前滾動就需要有一個推動的力量。所以一個失去了生命的力量的人，就只好跟着別人兜圈子，結果搞得



頭昏腦脹；在他受不了的時候，他不能反抗，又不能推動，便只有希望天理循環，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無天由命，逆來順受，那一套鬼話。這樣的人正是最沒有出息，最懦弱最鄙卑的可憐蟲。我們對這樣的人絕不會同情，我們也絕不會走上這條自暴自棄的道路。

反過來說，只有能够瞭解一切都是不斷的往前發展着，我們的將來纔是光明的，纔是有希望的。今年已經結束了，結束的就讓它結束吧。明年就要開始了，開始的我們就應該讓它有一個良好的開始。一年是這個樣子，一天也是這個樣子，每一點鐘都應當是這個樣子。隨時隨刻的我們要上進，我們要勇往直前！

可是，要想養成這樣一種健壯的生活態度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為就一般人說，還有另外的一個錯誤的觀念，在心理上使他感覺到非常的苦惱。這就是所謂「人生無常」。一年一年的過去了，小孩變成大人，大人變成老頭。春天過去了，春天還會回來；青春過去了，青春不再回來。這也是逢年過節的一種最大的感慨。時間能够循環，然而人生不能循環。

不過這也只是看到了事實的一方面。一個人，並

不是單純的一個人，他應當是過去和未來的人羣裏的一環，這一個浩浩蕩蕩的隊伍裏的一個分子。成年人一年一年在變老了，然而還有無數的青年少年又繼續的健壯起來。就個人說，人生是不循環的；就整個的人羣說，人生不單是循環的，而且也是週期的。所謂「後浪推前浪」，正說明了人生是怎樣的永遠往前進展着。

「週期的」，這是一個算學上的形容詞，可是借用了這一個形容詞，使我們在認識上能够有一種比較正確的瞭解。因此，在我們嘴裏所說的「又是一年」和一般人的心目中所想到的決不一樣。一般人的「又是一年」，是說「一年又過去了」。我們的「又是一年」，是說「一年又要來了」！我們又將有一個新的前途，新的局面，和一個更新的發展！

所以我們對於新年的慶賀，不僅是說一番祝詞，實在是彼此交換一番勉勵。這番勉勵是值得我們興奮的！

馬先生談算學

劉薰宇著

二元九角

開明書店

普希金的故事詩

牧師和他的工人巴爾達的故事

戈寶權譯

從前有個牧師，
是個道地的傻瓜。

他有一天跑到市場上去，
看有什麼貨物好購買。

這時迎面走來了個巴爾達，
自己也不知道要往哪兒去。

「怎麼，老爹，你這樣早就起身啦，
你想搜購一些什麼東西呀？」

牧師回答道：「我需要一個工人：
兼做廚子，馬夫和木匠的事情。

像這樣一個工錢不太貴的僕人
叫我到哪兒去找尋？」

巴爾達說道：「那我來替你做事吧，
工作刮刮叫，既誠實，又熱心，
每年只要在你額頭上敲打三下

作為工錢，

至於吃吧，只要給我小麥糊就行。」

牧師於是左思右想，
還抓抓自己的額頭。

敲打當有輕重的差別，
而他還希望着俄國人常說的

那個「饒倖」。

牧師就對巴爾達說：「好吧，
這樣我們雙方都不吃虧。

你就住到我的院子裏來吧，
表現出你的熱心和敏捷。」

巴爾達就住在牧師家裏，
睡在藁草上，

他吃四個人的飯，
做七個人的工作；

天還沒有亮之前他就勞動，

套上馬，耕好田，生起爐灶，
把一切都準備好買好。

他煮熟雞蛋，還親自把蛋殼剝掉。

牧師的老婆找不到話來誇獎巴爾達，

牧師的姑娘只有為巴爾達關心，

牧師的兒子叫他「爹爹」；

他既要煮粥，還要帶小孩。

只有牧師一個人不喜歡巴爾達，

他從沒有愛撫過他，

只時時在想著那清算即將來臨。

時間迅速地飛逝過去，



日期就近在眼前。

牧師不吃，不喝，夜夜不能安眠；

他的額頭上早就發出裂響。

這樣他有一天向他的老婆講出實情：

「如此這般：我應該怎麼辦才行？」

娘兒們的頭腦機敏，

喜歡想出各種的鬼花樣。

她就說道：「我有個辦法，

使我們能逃避這樣的不幸：

你吩咐巴爾達一件他做不了的事情，

却要他做到一絲不差才行。

這樣你的額頭不會遭打，

也不必付了錢就可以把巴爾達遣開。」

牧師心裏這才高興一點，

他開始大膽地看着巴爾達。

於是他叫道：「走過來，

我忠誠的工人巴爾達。

聽：魔鬼們允許向我繳納年貢，

一直到我最後壽終正寢。

沒有再比這更好的收入了，

可是他們已經三年沒有付我的錢。

當你吃飽了小麥，

趕快就到魔鬼那兒去

爲我把貢金全數收清。」

巴爾達不和牧師在作爭辯，

就跑去坐在大海邊；

他在那兒擦着繩索，

把另一端浸進海水。

於是一個老魔鬼從海裏爬出來：

「巴爾達，你爲什麼滾到我們這兒來？」

「我想用繩索掀動大海，

好叫你這該詛咒的一族人全都抽筋。」

這可使得老魔鬼垂頭喪氣。

「告訴我吧，你爲什麼這樣殘暴兇狠？」

「爲什麼？因爲你們不付貢金，

不記得那約定的日辰，

現在這對於我們可真是娛樂，

但對於你們這些狗東西

却是大大的不幸。」

「親愛的巴爾達，你且慢掀動大海，

你馬上就可以得到全部的貢金。

等一等，我派我的孩子到你這兒來。」

巴爾達想道：「欺騙他倒並不很難！」

差來的小鬼浮到水面上來，

像隻飢餓的小貓在咪咪叫。

「你好吧，我的老鄉巴爾達；

你要什麼樣的貢金啦？」

我們一世都沒有聽說有什麼貢金，

魔鬼們也從來沒有這種悲哀不幸。

嗚，就這樣吧——我們來一個約定，

作爲我們雙方的決定——

好使得日後誰也口無怨言：

我們當中誰沿着海跑得最快，

誰就拿走全部貢金，

這時他們正準備好一隻口袋。」

巴爾達狡猾地笑起來：

「你怎麼想出這個主意來，啊？

你哪能和我競賽，

和我，和我這個巴爾達競賽？

他們派來你這樣一個敵手！

你且等我的小弟兒來。」

巴爾達走進附近的樹林，

捉了兩隻兔子裝進口袋。

他又重新走到海邊，

小鬼正在海邊等待。

巴爾達抓着一隻兔子的耳朵說：

「你合着我的三弦琴跳舞吧；

你呢，小鬼，還年青得很，

够不上和我競賽——

這只有浪費時間。

你先和我的小弟兄比一比吧。

一，二，三！去趕吧。」

小鬼和兔子一齊飛奔：

小鬼就沿着海岸奔跑，

而兔子却溜回到森林之家。

現在小鬼就繞着海邊，

伸着舌頭，仰着面孔，

喘着氣在飛奔，

他週身都是汗水，還用腳爪來揩身，

他心裏想：這一次定會勝過巴爾達。

可是一瞧——

巴爾達已經在撫摩小弟兄，

還講着：「我親愛的小弟兄，

疲倦了吧，你這個可憐蟲！

休息一會兒吧，親愛的。」

小鬼非常恐慌，

垂下尾巴，困惑不安，
斜眼看着那個小弟兄。

「等一等，」他說，

「我就去拿賞金來。」

他跑到祖父那兒，說道：「糟糕！

小巴爾達趕上了我呀！」

老魔鬼於是就苦心思慮。

而巴爾達又重新在喧擾，

使得整個大海都動盪起來，

激起滾滾的浪濤。

小鬼爬出來：「够啦，老鄉，

我們馬上就把全部賞金給你送來——

但是聽着，你看見這根棍子嗎？

你隨便選一個目標——

誰把這根棍子擲得最遠，

誰就拿走全部賞金。

怎麼？你怕摔壞你的手臂嗎？

你在等候什麼？」

「我在等候那片小雲；

我要把你的棍子擲到那兒去，

然後把你們這些魔鬼們痛打一頓。」

小鬼嚇了一跳，又跑到祖父那兒去——

一五一十地講起了巴爾達的勝利。
而巴爾達又在海面上面喧擾起來，
用繩索威嚇得魔鬼們無法安身。

小鬼又爬上來：「你焦急什麼？

只要你要，賞金就會給你的……」

「不，」巴爾達說道。

「現在該輪到我了。

我來定一個條件，

要你這個小鬼完成一項任務。

瞧一瞧，看你有多大的力氣。

你看見那邊的一匹灰馬嗎？

你把這匹馬舉起來，





暹羅政變 · 陳原

十一月九日暹羅發生了政變。有的報紙說，這是「革命」。革誰的命？革暹羅人民的命。因為主持政變的是那個聲名狼籍的變披汶。有人說，變披汶是東方的「墨索里尼」，你可以想得到，他現在攪的是什麼玩意兒了。

暹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改名做泰國，高唱泰族是亞洲的優秀民族；恰如希特勒說，阿利安種是全世界最優秀的種族，應該統治世界一樣。於是泰國藉着日本侵略者的威勢，搶了越南的一片領土，搶了馬來亞，也搶了緬甸。說來也好笑，暹羅在戰前原是英國豢養起來的，甚至有許多和日本勾結的惡勢力，也是英國一手培植出來的，這時卻反而向英國的殖民地咬了一口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如此的，這叫做：養虎為患。

卻說泰國到了大戰結束的時候，看見風頭不對，連忙宣布不要「泰國」這個稱呼了，還是叫原來的「暹羅」了。這時自命為民主派的變披汶就忙着和美國講交道。因此，所謂獨立國的暹羅，戰前的後臺老板是英國，戰爭中的後臺老板是日本，戰後的後臺老板則是美國。戰前的農工商大權，都操縱在英國手裏。華僑在這裏的經濟界也有很大的力量，日本在

帶着它走半里路遠；

假如你擡得動那匹馬，買金就全歸你；

假如你擡不動那匹馬，買金就全歸我。

可憐的小鬼

爬到馬下面去，

使盡了全身的力氣，

緊張起週身的筋肉，

把馬舉起，跑了兩步，

第三步就倒下去，還伸直了兩腿。

而巴爾達就向他說：「你這小魔鬼，

你怎麼能和我比本領！

你用手都不能把馬舉起，

瞧吧，我只用腿就把它夾起來。」

巴爾達於是騎上馬背，

跑了一里路，只看見塵土飛起，

小鬼嚇了一跳，就跑到祖父那兒去，

一五一十地講出了這件大勝利。

魔鬼們緊聚成一團，

毫無辦法——只好收齊買金，

裝了一口袋，堆到巴爾達的背上去。

巴爾達一邊走，一邊哼，

牧師一看見巴爾達，就跳起來



曼谷
佛寺

戰爭中就是利用了現在主持政變的人馬來排斥華僑的。
這暹羅是夾在越南和緬甸之間的；是越南半島上唯一的獨立國，雖然如上面所說，所謂獨立也實在是很有限度的。誰都知道暹羅產米；一千五百萬人口裏面，有一千二百萬是種田的。米是主要的糧食，也是主要的輸出。如果你問這裏除了米之外，還有什麼值錢的東西；那麼，我告訴你，暹羅的錫也是很有名的。

十一月的政變，其實是戰爭結束的時候就已經埋下了種子的。作為日本侵略者幫兇的暹羅，並沒有當作戰敗國或軸心附庸國被懲罰，反而讓它參加聯合國組織，反動的惡勢力那得不猖獗呢？

戰爭結束的時候，英國向暹羅提出了二十一條條件，要恢復英國在這裏的優勢，可是被美國阻止了：二十一條變成十六條。自此之後暹羅就在

兩強的角逐下過活，極端的惡勢力也就乘隙起來了。

政變後的暹羅不會走正路的。一隻被豢養的大蟲，在我們國境的南方出籠了。三百萬華僑的命運，也可以想見了。

躲到老婆的背後去，嚇得全身發抖。

巴爾達終於在那兒到了他，繼上貢金，就開始要求自己的丁。

可憐的牧師

只有伸出額頭：

第一下

牧師飛到了天花板；

第二下

牧師被打得不能講話；

第三下

老頭兒被打得變成傻瓜。

而巴爾達就對他斥罵：

「牧師，你最好還是別貪便宜吧。」

——一八三一年九月十三日作



普希金漫畫像

地球的末日

士元

冬天，咱們愛在太陽底下工作，太陽底下遊戲，也愛在太陽底下聊天。

「春，夏，秋，冬，又是一年過去了。」

「對，這就是說，咱們這地球繞着太陽又轉了一個圈兒了。」

「地球老這麼轉着圈兒，一年又一年，好像沒有一個『了』似的。」

「豈但沒有『了』，好像也沒有個『開頭兒』。」

「那真是無始無終。」

「這句話不對，咱們只能說好像是無始無終。咱們有這樣個感覺，只因為咱們的生命太短了。」

「這一說我倒想起來了，地球本來是太陽拋出來的一團東西。」

「與其說拋出來，倒不如說拉出來。」

「給誰拉出來，給誰？」

「給另外一個太陽。你該早知道，太陽也只是一個恆星，跟咱們夜晚所看見的無數恆星一樣。有一回，另一個恆星和咱們這恆星——太陽相錯而過。太陽上有一團氣體就給那個恆星的引力拉了出來。這團氣體給拉成了一長條，先是白熱的，後來漸漸冷下來，分成無數個固體的小球。這些小球只有九個比較大一點，其中一個就是咱們這地球。咱們這地球就是這麼開始的。」

「這個我倒也聽說過了，可是你所說的『有一回』到底是什麼時候呢？」

「這就是個難題了。可是人們偏愛思索這些似乎解決不了的問題。有人根據海水中鹽分的增加來推算，有人根據岩石的成長來推算，有人根據月亮離地的遠近和公轉的速度來推算。因為根據各各不同，推算出來的結果也相差很大。現在大家相信，地球生成在二十萬萬年以前……」

「二十萬萬年！」

「是的，地球至少有二十萬萬歲了。那是最近根據鈾鏷中含鉛的多少推算出來的。大家認為這數目比

較準確。要是我們按時間的比例，把地球的歷史，攝成一張連映兩天兩夜的影片，在最後這半秒鐘上，才看到咱們漢族在黃河邊上興起來。」

「六千年的文化，只一眨眼就過去了？」

「是呀，地球的年歲真長得難以想像。」

「要是真有那麼一張影片，倒是挺好玩兒的。」

「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末這張影片攝到什麼時候才了呢？」

「當然只能攝到現在為止。」

「可是地球還在繞着太陽轉圈兒呀！影片還得攝下去。我的意思說，地球已經有二十萬萬歲了，可是你還沒有說到往後地球能『活』多少年。」

「這倒跟『開頭兒』一樣，我們先要知道了地球將來會有什麼樣一個『結尾』，才可以知道地球往後還能『活』多少年。」

「地球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結局呢？」

「這很難意料，也許跟別的星球相碰……」

「跟別的星球相碰？」

「是的，已經有過這麼一回。」

「哪個時候？」

「別急，讓我把話說個清楚。那是辛亥革命那

年，有一個大彗星向地球衝過來，……」

「不就是掃帚星？」

「對，『彗』本就是『掃帚』的意思，因為大多數彗星後面都拖着一條又長又大的尾巴。那年春上，夜晚的天空，整個給那個大彗星的尾巴照亮了。（參看右頁的圖）那個大彗星越走越近。天文學家就發出警告說：大彗星要跟地球相碰了呀，地球的末日到了呀。大家看了這怪模怪樣的星，本就覺得很可怕了；一聽說這個話，更加恐慌起來。有的人狠命的吃呀玩呀，想在死之前痛快一下。也有很少數人怕受不了那一剎那間的痛苦，先自殺了，……」

「結果真碰上了沒有？」

「真碰上了，你別吃驚。那大彗星只把尾巴在地球上掃過。地球上什麼也沒有覺得……」

「自殺的那才冤枉。」

「從那一回之後，人們才知道彗星那可怕的尾巴，實際上只是質地很稀薄的物質，它傷害不了地球。」

「要是它的頭部正對着咱們地球撞過來呢？」

「就是這樣說，現在還無法斷定彗星的頭部和地球相碰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因為人們對彗星的組織，



知道得還是很少。也許這一撞，咱們的地球就給撞毀了。這樣的機會當然是很難得的，可是在悠久的時間內，咱們不能武斷說絕不可能。」

「虧得機會難得，要是像日蝕月蝕那樣，每年至少有一兩回，豈不教人鑽日價要提心吊膽了。」

「可是和小行星相撞的機會就多得多了。不過提心吊膽倒大可不必。」

「什麼小行星？」

「我們通常都說『九大行星』，有大當然有小。小行星的直徑大都只幾十哩，最大的周圍也只有五百

哩。它們跟大行星一樣，也繞着太陽在轉圈兒。可是它們的路線都是很扁的橢圓，有幾個的軌道和咱們地球的軌道交錯而過。說不定哪一天湊巧，會發生『撞車慘案』。」

「這一撞，咱們的地球會整個撞毀嗎？」

「這倒不至於，這一撞一定會使地球的外殼發生極大變動。地震，山崩，海嘯，火山噴發，都會一齊來，咱們人類怕受不了。天文學家已經發出過許多次小行星和地球相撞的警告了。有一回，一個叫『愛神』的小行星離地球只一千四百萬哩。又一回，另一個小行星走得最近，相距只八百萬哩。最近一次是抗戰開始後一年的二月間，一個叫『商神』的小行星，離地球只四十八萬哩。」

「那還遠得很哩！」

「在廣漠的天空中，這距離已經是很貼近了。四十八萬里只是月亮離地球的遠近的二十五倍。並且小行星走得近了，咱們地球的引力會趁勢把它拉過來。」

「這真是自討苦吃。」

「地球跟彗星小行星相撞，在整個的宇宙說起來，實在還算不上一回事。要是跟地球生成的時候一

樣，太陽又和另一個太陽——我們叫做恆星的相錯而過，那才驚心動魄哩！一個白熱的光球——另一個太陽愈來愈近了。它那偉大的引力，把海裏的水，魚，船隻，地面上的動植物，人，車輛，建築，一古腦兒拉上天空去，（參看右頁的圖）最後連地球的本身……」

「那末太陽呢？」

「也許和那另一個太陽就此合併成爲一個。」

「會有這樣的事？」

「怎麼沒有，依現在太陽的路線來說，最可能是織女星，太陽帶着他的孩子們——行星呀彗星等等，正依每秒鐘約十二哩的速度向織女星直衝過去。虧得織女星跟太陽離得很遠很遠，這樣的事還得在千百萬年之後，到那時候，地球也許早因爲別的原因而毀滅了。」

「你真是層出不窮。」

「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咱們的太陽。」

「太陽？」

「是的。天空裏時常會突然出現一顆從沒有見過的光輝的星。天文學家這樣解說：那顆星原先就有在那兒的，可是太遠了，光又太弱，所以咱們看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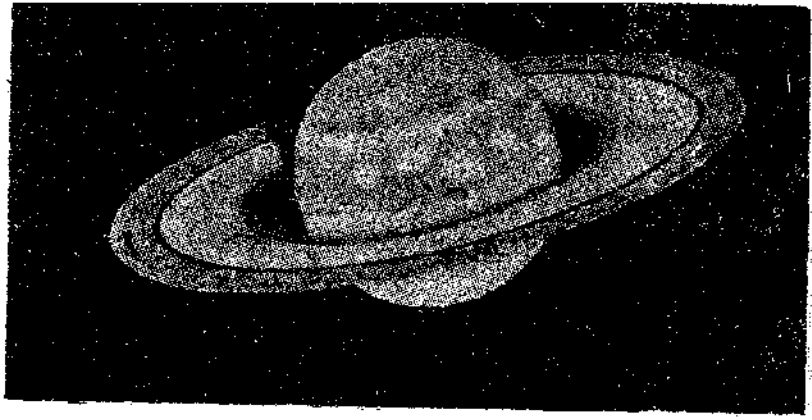


它突然大放起光明來，才讓咱們看見了。要是這解說沒有錯兒，誰能說太陽不會也有那麼大放光明的一天呢？」

「太陽不已經够亮了嗎，我對着它就睜不開眼睛。」

「不，還要亮，並且還要熱，地球上的一切都會給太陽的熱融化成爲液體，成爲氣體。別的行星也一樣。那時候，太陽失去了它的孩子們，又變成孤零零的一個白熱的火球了。」

「那末咱們人呢？」



「地球都化成氣體了，還用說咱們人嗎？咱們人多半在地球的末日到來之前早就死滅了。月亮的崩毀，也許是地球上人類的一個大危機。月亮繞着地球轉，地球自轉的力量牽引着月亮，使它的速度增快，而地球上的潮水的力量卻使地球的自轉速度減慢。到得有一天，地球自轉的速度比月亮的公轉速度慢了，這變化就倒轉過來。可是月亮的公轉速度減慢是很危險的，慢到一個程度，這股公轉的力量不能和地球的引力相抵消了，月亮就會給地球的引力越拉越近，終於給拉

破了（參看七頁的圖）。」

「真可惜！」

「什麼可惜，那才可怕哩，無數大大小小的石塊從空中打下來，那就是月亮碎片的一部分，還有一部分碎片順着月亮公轉的那股勁，還繞着地球轉，成爲一個環。你看見過土星的光環嗎？（看上面的圖）據推測，這光環就是一個崩毀了的月亮。」

「土星光環倒是很美麗的！」

「可惜沒有一個人會看到地球的光環了，咱們人受不住那一陣石雨。你想……」

「別說了，你老是危言聳聽！」

「不，地球總會有末日的，但不會在短時期內就到了。並且咱們還要好好的生活下去。往後有太陽的，暖和的好日子正多着哩！」

x
x
x

年叢書 **地球的歷史**

陳應新譯 一元六角

年叢書

人類之家

胡仲持譯 一元九角

一切生物都生在地球上，一切歷史都在地球上展開。本書告訴我們關於地球的各種知識：地球怎樣誕生，地球怎樣構成，地球怎樣衍化。最後還指出地球將來的命運。這本書每個人都該讀。

本書闡述關於地球之各種知識及各大洲的概況。文字輕鬆活潑，讀時恍如身歷世界各地，隨興所至盡是動人風光。原書爲英國流行讀物，譯筆流暢，尤堪推薦。



「快點兒弄掉，不然會凍住在你們鼻子裏了。」他又把鼻煙給狗聞。卡斯坦卡打了噴嚏，皺一皺鼻子，生氣地跑開了。維歐搖着尾巴，很恭敬的拒絕了。這天天氣很好，一點風也沒有，天上非常晴朗，地下凝着白霜。是在星夜裏，可是全村上的那些白顏色的屋頂，煙囪裏冒出來的煙柱兒，給白霜畫上銀色的樹子，跟一個個的雪堆，都看得很清楚。天上閃着亮晶晶的一明一滅的星星，銀河顯得非常清爽，就像爲了過節，拿來洗磨過，用雪擦過一樣……

凡卡嘆了口氣，把筆浸一浸墨水，接着寫下去：「昨兒晚上我挨了打，老板拉住我的頭髮，把我拖到門外頭，用鞋蹬子使勁的打我。因爲我給他那小傢伙搖搖籃的時候睡着了。一個禮拜前頭，老板娘叫我剖一條青魚，我打尾巴那兒剖起，因此她就拿青魚的尖嘴巴來戳我的臉。朋友們也作弄我，叫我去打燒酒，叫我去偷老板的胡瓜，於是老板就打我，他手上拿到什麼東西就用什麼來打。這裏沒得吃食，早上吃麵包，中上吃粥，晚上又是吃麵包。像茶呀，酸菜湯呀，只有老板娘自己纔拚命的吃。他們叫我睡在走廊裏，他們那小傢伙一哭，我就睡不成覺了，我得去搖搖籃。好爺爺，看老天的分上，把我接走，接我回去

吧，我再也受不了了……我給你磕頭，我一直在求天老爺，把我接走吧，我快要死了……」

凡卡的嘴角掛了下來，他拿骯髒的拳頭擦擦眼睛，哭了。

「我會給你切煙葉子，」他寫着，「我會求上天保佑你。要是我做了什麼壞事，你就像打那隻灰顏色的山羊那樣打我好了。要是你真以爲我什麼事也不做不來，那麼，求管家的看老天分上，讓我來擦靴子。我也能代非提亞看牛，看羊了。好爺爺，我再也受不了了，會把我搞死的……我想跑回村裏去，但是我沒有靴子，我又怕霜，我想跑回村裏去，等我長大了，我會照顧你，沒有誰敢欺侮你。你死的時候，我會求上帝超度你，就像媽媽彼拉琪亞死的時候那樣。」

「莫斯科是個大地方，全都是老爺們住的房子，有很多很多馬，沒有羊，狗也不兇。聖誕夜裏孩子們不提着星星燈到處的跑，也不許到唱歌班裏去唱歌。有一回我看見一個柵窗裏有一串釣鉤，還有釣竿，這些全都賣的，可以買來釣各色各樣的魚，方便透了。有一支能釣起一磅重的鱈魚來。這兒也有賣槍的店鋪，就像東家用的那種槍，我知道那些槍準要一百個盧布一支。野味鋪裏有野雞，斑鳩，山兔，可是這些

凡 東西是誰打來的，是什麼地方打來的，店裏的夥計不肯說。

卡 「好爺爺，在東家搞聖誕樹的時候，拿一個金黃黃的胡桃藏到我那隻綠箱子裏。就跟奧加·依格耐泰維亞嬉嬉說的，是給凡卡的好了。」

凡卡全身發抖的歎了一口氣，他又看着窗子。他記起爺爺到林子裏去砍聖誕樹，時常還帶了他同去。那時候多快活呀！樹林子格格在響，爺爺格格在咳，凡卡也跟他倆一樣格格地鬧着。砍樹前頭，爺爺先抽一袋煙，使勁地聞一會鼻煙，還跟凍僵了的可憐的凡卡開一陣玩笑，……小杉樹，蒙着白霜，一動不動的。整在那兒，等老人家來判定哪一棵得死了。忽然，一隻野兔打什麼地方跳出來，翻過雪堆……爺爺禁不住叫了：

「逮住，逮住，逮住！哈，那個短尾巴的畜牲。」
樹子砍下來了，爺爺把它拖進東家的屋子，大家就在那兒動手把樹子裝扮起來。凡卡的好朋友，那年輕的娘兒們，奧加·依格耐泰維亞，頂着忙。小凡卡的媽媽彼拉琪亞在世的日子，也在這家做娘姨。那時候，奧加·依格耐泰維亞時常給凡卡許多許多糖果餅乾吃，沒有事做，就教凡卡認字，寫字，數數目——

打一數到一百，甚至於還教他跳夸特里舞。彼拉琪亞死了，他們把孤兒凡卡安置在廚房裏，跟奶奶在一塊兒，後來又打廚房把他送到莫斯科，鞋匠阿里亞根遣兒。

「趕快來，好爺爺，」凡卡接着寫，「我求你看耶穌的分上，把我接走。可憐可憐我這個沒爹沒娘的孤兒吧，在這兒他們要打我，我又餓得利害，說不出的難受，我整天整天的哭。還有一天，老板拿槓頭打我的頭，我倒在地上，總算還活着。我太苦了，比一條狗還壞……代我給阿里奧娜問好，給獨眼龍梯哥問好，給趕馬車的問好。我的那支口笛不要讓別人拿走。我要留着。你的孫兒伊凡·朱可夫，好爺爺，一定要來呀。」

凡卡把信紙摺成四摺，裝進一隻信封，這隻信封是昨兒晚上化了一個戈貝克買來的。他想了一會兒，蘸了蘸墨水，着手寫地址。

「村裏，我的爺爺收。」隨後他搖搖頭，又想了想，加上了：「康斯坦丁·馬卡雷支」幾個字。他非常高興，因為寫信的時候沒有給人打擾。他戴上帽子，連大衣也沒有披上，祇穿着一件背心，就跑到街去。

(下接第六十四頁)

禽珍的節誕聖

火雞



·初性周·

又快到聖誕節了，西方的習俗，這一天的菜餚中一定要配一隻火雞。因
此在聖誕的前幾天，火雞就應時上市了。

火雞是吐綬雞的俗稱，也叫做白露雞。普通書上都說牠原產地是北美大陸，大概在遠古的時候，北美土人已經飼養牠了。五世紀末，西班牙人考爾特斯侵入墨西哥的時候，墨西哥土人已飼養得有火雞。傳說一四九九年，就有人把火雞攜回歐洲去飼養。但是我國明朝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上說，火雞出在南越和湖南湖北。現在荷蘭人還把牠叫做唐國鳥。這樣說來，火雞應該是產在我國的。唐朝的詩人劉禹錫就做得有詠火雞的詩：

「越山有鳥翔寥廓，喙中天綬光若若。感人偶見而奇之，因名吐綬江南知……
赤玉雖成彪炳毛，紅綃剪出玲瓏翅；湖煙始開山日高，迎風吐綬盤花條，臨波
自染瓊瓊草，映葉疑開玉母桃……」

詩的開頭說越山有一種高飛的鳥，「喙囊」像「天綬」那樣的有光彩，因此叫吐綬雞。下面就描寫牠羽毛的色彩，和牠那奇怪的「喙囊」的色彩。其實這所謂喙囊只是牠頭部前頸部裡出的累累的疣狀的皮膚。牠上喙根還有一條加，竟成爲地方的特產了。

很長的肉垂，直懸到嘴下面。這些裸出的皮膚能時時變色，所以日本人叫牠做七面鳥。

我國火雞的繁殖地是浙江定海縣。定海之所以有火雞，卻有一段國際性的史實。鴉片戰爭時候，英人曾佔據定海，軍營中攜來的火雞很多，因而留下了火雞的種。當地的鄉民因爲火雞形狀美麗，肉比較多，又賣得起價錢，很喜歡飼養。因此火雞的產量年有增

火雞肉質乾而且韌，較家雞的肉老，我國人吃起來很不合胃口。可是歐美人很喜歡吃，說味道肥而鮮美，遠勝家雞。因此把牠當作一年一度的珍貴佳饌。火雞並不是隨地都可以飼養的，因爲養牠的場地必須相當寬大，又須要乾燥。雞籠從卵裏纔孵出時比家雞難養得多，溼氣過重就會影響牠的身體。等到長

年少明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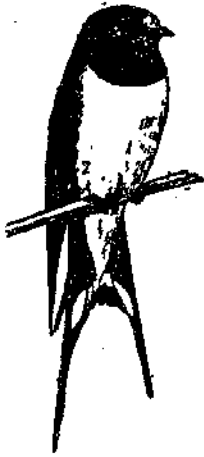
大後，便好養了。最好能用五穀飼養，但農人因為珍惜糧食，大都任牠在場上吃青草，因此我國的火雞沒有美國的大。美國普通的火雞每隻重二十多斤，而我國最重的不過十多斤，普通的只有四五斤而已。其成績較差，當然因為飼養得不講究。

在歐洲，火雞也養得很多。又有許多變種，有白色的，有黑色的，也有古銅色的。家養的火雞並不十分想飛，野生的火雞卻很喜歡飛的。因為牠身子大，飛起來須用很大的力，一疲倦就要落下來。如果飛過一條寬闊的河，往往會飛不過去，掉在河裏，然後泗水到對岸去。

澳洲有一種最奇怪的火雞，牠長着很長的腳爪，牠用長腳爪把雜草向後推，使草堆成個高墩。這種雜

草堆有時能裝好幾輛垃圾中。雜草漸漸地腐敗，會發生熱。母雞就在這墩上面掘了許多洞，每一個洞中生下一個蛋，蛋就依仗墩中的熱氣孵化。孵化的時候，母雞祇要在旁邊看守着，等待小寶寶出來就是了。小火雞一鑽出殼來，能立刻撲乾了自己的翅膀，飛到附近的樹上去。如果牠不能這樣做，就要被別的野獸捕去當食物了。

雞鴨等類由野生變成家禽後，牠們的種型都較原種為大。但是現在的火雞反較原種為小，這恐怕因為火雞的身體實在太大了，飼養的場地不夠開闊，銷售不容易，食量又太大，人們都選較小的品種飼養，因此逐漸變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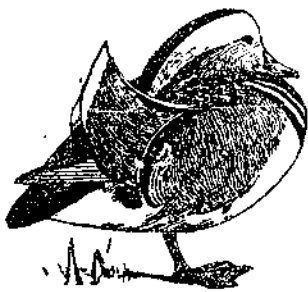


開明青
年叢書

鳥與文學

賈祖璋著
一元六角

本書以小品文的體裁，委婉的筆墨，描寫我國常見的燕、黃鳥、鸚鵡、杜鵑、鵝、鷓鴣、雁、鴛鴦等十一種著名的鳥類，從文學上記述古人的詩篇以及故事、神話、和歌謠；從歷史上考釋名稱，辨正迷信與誤解；最後歸結於科學的研究。（開明書店印行）



初冬的故事 (小說)

李 潔

連鐘的滴搭聲也沉下來了，一切都非常安靜，非常安靜。

爸爸睡着了，媽媽睡着了，弟弟睡着了，小連兒偎在姥姥旁邊也睡着了。這三間小屋子，累了一整天，這會兒哼唧唧地在休息，把忙亂，辛苦，心願，希望都放到一邊去了。那隻鐘面作八角形，底下懸着碗口那麼大一個擺的掛鐘掛在門頂上。這種鐘在大地方已經不大看得見了。它發出很大的聲音，「滴——搭，滴——搭，」一聲是一聲，分得清清楚楚的。因為它響，我們覺得比起新式的小鐘來，它走得慢多了。特別是晚上，那沉重的鐘擺打這一邊移到那一邊，吃力地響出滴搭滴搭的聲音，就像要提醒別個：這是大家該休息的時候，祇有它還在辛辛苦苦地響着。

也許是掛鐘敲過十一下，那嗡嗡嗡嗡的振盪聲還沒

有完全消失的時候，也許還過了四五分鐘。一隻蟋蟀耐不住這個安靜，開口來。我們可以猜到他就想開口了，而那幾聲噹噹正好鼓起他的勇氣來。

他是一隻天性好動的蟋蟀。只消看他不停地擺着觸角，磨着牙齒就能知道：他喜歡在六條腿兒還有一點兒氣力的時候，盡量去跑，去冒險，去過自由自在的生活。也許就爲了好動的緣故，他才給更好動的孩子抓住，關在灰白灰白的土瓦罐裏等待廝殺。可是好動的不一定喜歡打架，就像勤苦的不一定願意做牛馬一樣，他又打土瓦罐裏逃了出來。他走過了這三間小屋，在碗棚跟牆壁當中那條縫道裏耽過一陣，又在書桌 腳邊過了一些日子。每回他都擺一擺觸角，一無留戀地說一聲：「這裏算得什麼呢？我要找一個更好的地方去。」又回過頭，沒有目的的看了一轉，自己招呼自己說：「走吧！」就打起精神跑開了。雖說並不曉得更好的地方在哪裏，他可一點也不在乎。我們在這裏祝福他在臨死以前找到那個地方，因爲初冬的天氣對蟋蟀已經很不相宜了。

這會兒他的開口，也正好證明他是好動的。把話留在肚子裏，在直性子，喜歡表白自己的意見的蟋蟀看來，就像硬住了魚骨頭一樣，沒有辦法不吐出來。

他說的是關於今天晚上事，拿口氣來說，他非常同情小連兒。

「要是一個爸爸爲了孩子喜歡在外頭玩玩就打他，那我早該是遍體鱗傷了。你知道我爸爸的牙齒很利害的。」

「你這是跟我說的嗎？我想你並不喜歡自言自語，要是你不是傻瓜的話。」掛鐘低下眼睛一看，長針打第九格落到第十格上。他向來不高興跟別人搭腔，可是這當口太冷靜了，並且剛才小連兒一陣哭叫把他這位飽經世故的老先生搞得非常不安，不能再滴滴搭搭一本正經的響過這一晚。

「也許是的。」蟋蟀四周圍着看了看，這屋子裏除了掛鐘之外，沒有誰還醒着的了。

「也許？這算是客氣話嗎？我真希望你們對老年人要表示一點敬意，可是我知道現在已經不是尊敬老年人的時代了，即使是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年人。」掛鐘憤憤的說着，那根短針愈落愈低，像要直逼到蟋蟀眼前似的。他打算從此不搭理蟋蟀，要是蟋蟀不向他表示歉意的話。

「可是我真不知道在跟誰說話。我祇是想到了一句話，祇是把它說了出來。你知道這間屋子安靜得像

死了一樣，要是不自言自語說說，我非得跑出去了。不過，這兩天外頭的天氣多冷呀。」蟋蟀昂起頭，非常感慨地說，「我記得前不久還有着很好很好的太陽。那媽媽把冬天蓋的被窩搬到太陽裏頭來曬。」

「一個十足的傻瓜。我見得多了。」掛鐘咕噥着。

「不，我不是，」蟋蟀不服氣的說。「我把我知道的事情說出來，即使說給自己聽也好。」

「可是你知道的是什麼呢？」掛鐘抿着嘴，憐憫地看着小小的蟋蟀。

「我知道孩子跑到外面去，去流浪，去冒險，他得多看看這個世界，想找一個更好的地方去過日子，」蟋蟀說。

「你沒有知道，一點也沒有知道。」掛鐘肯定地說，喉頭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

「不，我什麼都看見了，並且什麼都想過了。我看見那孩子慢慢的，一步挨一步的走進屋子來。他喊了爸爸媽媽，也喊了姥姥，可是我看得很清楚，他眼睛沒有看他們。那是因爲他從外面回到這個小屋子來，心裏非常懊喪。」

「那是因爲他怕他們罵他，」掛鐘訂正蟋蟀的話。

蟋蟀稍爲想了一想，性急地說：「也許你是對的。可是聽我說下去。隨後爸爸很快的轉過身來看着他，咬緊了牙齒，我以爲他要迸出一句最最可怕的話來。他却祇是說：『昨天跟你怎麼說了？昨天跟你怎麼說了？』我記得昨天爸爸用手輕輕碰碰孩子，說：『明天放了學就回來，我不打你，不打你。』我相信孩子也沒有忘了。」

「那他爲什麼不聽話呢？」掛鐘一開頭就斷定了蟋蟀的話不會有道理，堅持着這個意見，即使他同意這話，也裝出不以爲然的樣子。

「我正要說到爲什麼，」蟋蟀高興地喊起來。

「前些日子我沒有工夫想，我從這個地方跑到那個地方，我覺得快活。可是天時是不能盡如人意的，天冷了。我非得耽在一個地方，不走動，也不多轉身。我不能讓寒氣有機會鑽進我的身子。我有多少朋友就這樣死了的，雖說我沒有看見，可是我知道。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聽到他們叫了。」蟋蟀說得低了，慢了。掛鐘看着他，像看着一個長鬚鬚的小孩兒似的，忽然覺得他可憐。在蟋蟀，這樣說話是少有的事。「現在我有很多的時候來想，我忘不了以前的日子。嘿，那才真叫是過日子呢。隨便什麼地方你都可以當作是家，

隨便什麼人你都可以認作朋友。你沒有一刻會想到自己，因爲每一樣東西，每件一事情都比自己更值得留意。你自由自在從這兒跑到那兒，從這一些朋友跑到那一些朋友。你沾滿了高興，活潑，生氣勃勃。是這些才使得這個世界活着，並且還永遠活下去。」蟋蟀停了一停，他想知道掛鐘是不是在聽他這一篇想了好久才搞出一個頭緒來的話。是的，掛鐘在聽着，雖說他裝出沒有在聽的樣子。蟋蟀又說下去。「可是，現在我耽在一個安靜得像死了一樣的地方。我想，只要外面還暖和，只要外面還有旁的蟋蟀在叫，我就會跑出去。我怕這個地方，喜歡回到以前的日子去。我從這上面知道，那孩子想的正跟我想的一個樣子。每天他都很晚回來，也許在街上逛着，也許跟朋友在一起。爲什麼？就是爲了這個。」

蟋蟀像一個演說家似的，在一句肯定的斷語上停了下來。可是他祇有一個聽衆。掛鐘不知道是表示同意還是表示反對，滴滴搭搭地在擺頭……

也許，這個時候，我們該讓蟋蟀跟掛鐘管自談下去，他們找到了伴兒，在這挺長挺長的冬夜裏找到一個伴兒真是不容易呀。

我們從掛鐘底下那扇矮小的木門望進去。沒有聲

音，沒有亮。我們看不清一樣東西，姥姥在小連兒睡着過後，就把暗黃暗黃的電燈滅了。她是等小連兒抽咽得迷迷糊糊了，才不很放心地關上燈。在黑地裏等小連兒也許會忽然一下子放聲哭起來。但是小連兒睡着了，她也睡着了。

我們摸索着，輕輕的走到牀邊。有人劃燃了一根火柴，照着。姥姥穿着棉襖，靠在枕頭上面，她累了。剛才她心裏非常的亂，她又疼兒子又疼孫子。她不明白小連兒爲什麼老不願意回家，認爲不聽話總是不對的。可是，在兒子發了狠，起勁打着小連兒的時候，她終究說了：「管孩子不是這樣管的，打要打得有點分寸，我們那時候……」最後，她不再說了，把一切過錯推在自己身上，她覺得自己活這麼大年紀是有罪過的。躺在她旁邊的就是那個孩子，小連兒。瘦瘦的臉，小個兒，他朝外牀睡着，有時候像挨着打似的扭動一下身子。那雙眼睛老是睜開來的話一定很大。可是，火柴熄了。

換了白天，我們可以見着小連兒不大出聲地洗臉，吃早飯，不等到掛鐘敲七點的時候就跑了出去。於是，他好像換了一個人。

沒有人相信小連兒祇有十二歲，他會說出許多教

人吃驚的話來。「日子不好過了，」這句話是他從媽媽那兒聽來的，「從前媽媽給我三千塊錢去買大餅油條。我給攤上三千塊錢，他們給我三個大餅，三條油條。可是有一天，我給攤上三千塊錢，他們給我三個大餅，沒有給我油條。我說：『漲了？』他們說『漲了。』以後我們就不吃大餅油條了。」過了一會兒，他說：「我不知道別的地方是不是也這樣。」

蟋蟀沒有說錯，有時候小連兒想望着旁的地方，就像在家裏的時候，他想到外面去一樣。他望着天，看白雲慢慢地，慢慢地走遠了，他想，現在白雲底下的那塊地方一定比這兒好。祇是他不能去。

可是平常他祇跟同學們聚在一起就心滿意足了。那是熱鬧的。跟同學在一起，他能找隨便哪一個人說話，因爲哪一個都是熱心的，願意側着耳朵來聽別人講些什麼。要是他說一句笑話，或者做一個可笑的動作，大家都盡情的笑起來。這教他更高興挖空心思想出些新的花樣來。有時候，他偷偷地跑到一個同學背後，使勁兒抱住他，於是那同學轉過身來，兩個人一塊兒扭着，打着，發洩出平日沒有地方使用的些氣力。可是最要緊的是每一個都跟他一樣對外面的世界感到興趣。「要是有一點錢，我想到上海去，」

一個同學說。「那並不好，我要去一個沒有人到過的地方。大林子，大沙漠，大海……」小連兒幻想着。那當口，他決不會想到家，想到媽媽嘮嘮叨叨的數說他，想到爸爸狠狠地罵他。他好像一隻逃出籠子的鳥兒找到了羣，人家上哪兒，他也跟着上哪兒。再也不想那隻孤零零關着他一個的籠子。

家裏的掛鐘打六點了，他不回來。打六點半了，他不回來。媽媽開始抱怨，從小連兒一直數落到錢不夠用。爸爸煩躁起來。掛鐘滴滴搭搭響下去，它在替小連兒擔心，雖說他跟姥姥一樣不贊成一個不聽話的孩子，就是小連兒在跟同學分了手，垂頭喪氣回家的時候，也知道「晚了，晚——了。」

以前他沒有這麼怕家，可是現在怕得利害了。這個道理是蟋蟀不會懂的。因為小連兒對家裏的事愈來愈不明白了，他不明白為什麼勝利過後爸爸一天比一天來得不高興，來得心煩，早先他在中學堂裏教書，現在不還在教書嗎？他不明白為什麼媽媽的臉色一天比一天難看，碰上什麼都抱怨，早先她會買點吃的給小連兒，現在怎麼不買了？他不明白這些，就像不明白街上為什麼有人搶米，有警察挨家挨戶搜查一樣。他覺得以前家裏是冷靜，現在却是可怕。一回

家，小連兒不聲不響了，沒有人願意聽他說的。爸爸早先是刻刻苦苦地做着自己的事，現在却總是皺眉頭聽媽媽嘮叨，隨便什麼時候，只要見到小連兒做錯了一點兒事，他像螃蟹一樣頓時發起氣來，就跟已經氣了很久很久猛的爆發出來似的。他像對付大人一樣的罵着小連兒：「你想想看，這是什麼年頭？你——」於是媽媽把手裏的事情放下，數落起小連兒來。沒有人來解勸，因為這不算什麼一回事。祇聽見掛鐘伴着媽媽的聲音滴滴搭搭響着。小連兒給那個聲音鬧得心煩。想到要躲開，躲到同學們那兒去，甚至於出去找一個好地方。

可是每一回他都回來了。他不知道到了晚上除開家還有什麼別的地方可去。正像蟋蟀說的那樣他慢慢的，一步挨一步的走進屋子，心裏計算着要挨一頓罵。

今天，他也回來了。進屋的時候蟋蟀在牆角裏注意地看着他。掛鐘帶着譴責又帶着同情的跟他做眼色，祇是他沒有知道。爸爸不安地坐在靠背椅上，媽媽在補襪子。祇有姥姥抱着害病的弟弟站起來跟他說：「又這麼晚回來，飯都吃過了。」

小連兒心裏覺得受了莫大的委屈，但是他沒有

哭。爸爸好像不預備打他，祇是連聲地問「昨天跟你怎麼說的？昨天跟你怎麼說的？」爸爸搓着手挺難受的樣子。媽媽原先在擔心小連兒會不會出了什麼事情，這會兒却又抱怨起來。「你爲什麼不願意回來？家裏又沒有少了你穿的，少了你吃的。都是飯來開口，茶來伸手的。還要怎麼樣呢？我也長着兩條腿，我也會出去，也會半夜三更跑回來享福的。就是我命裏注定要在這個屋裏守一輩子？」瑣瑣碎碎的日常工作，使她養成了零零碎碎數落一些事情的習慣。她把想得起來的煩惱全都說給小連兒聽，也許可以說是說給自己聽，除了這個，她沒有別的安慰了。

小連兒低着頭不響，他沒有認錯，也不以爲媽媽錯了。他祇覺得受了委屈，可是受了誰的委屈呢？就是年高的掛鐘，聰明的蟋蟀也都不知道。

爸爸却爲這些話動火了，他覺得自己對不起媽媽，應該讓她快活，應該讓她心裏舒服，小連兒却惹她生氣了。他忽然站起來向小連兒：「你知不知道人家在等你，你知不知道？」

小連兒不做聲，爸爸的聲音好像在老遠老遠的地方響着，他的心跑了開去，跑到了外面跟同學們在一起，或者是大夥兒在找一個好地方，一個好地方。

「你說呀！你說呀！」爸爸拉直喉嚨喊着。他像抓住了一個仇人，要把多少日子來的不痛快，煩悶全發洩在他的身上。想問他自己爲什麼弄得這樣潦倒，想問他自己一輩子難道真的斷送了嗎？

隨後他打起來，手掌像雨點一樣的落在小連兒身上。媽媽沒有來勸，她正獨自在傷心。姥姥給嚇住了，把睡着了的弟弟抱進屋子去，馬上又跑了出來。掛鐘憂鬱地打着九點。

最教牆角那蟋蟀佩服的，是小連兒咬緊牙齒不哭。他一直認爲自己是對的，他喜歡在外頭，祇爲了外頭比家裏好，這會兒更肯定了。他要像比賽一樣的堅持下去，一哭就輸了，就像認了自己的錯一樣。

姥姥鼓起勇氣走了過來，她不明白兒子怎麼會變成這樣兇惡，她知道日子難過，知道在外頭做事要受委屈，可是不明白一個人就這樣會變兇惡了。她拉過小連兒來，把他抱在胸前。突如其來的小連兒放聲哭了。他哭得非常響，非常痛快。把媽媽引傷心了，陪着哭起來。爸爸像做錯了一件事，不知怎麼才好。他低低地說：「孩子應住在一個快樂的地方。不是這個家。」低得沒有別人聽到他的話語。

哄了好久，小連兒抽抽咽咽的上牀睡了，他心裏

倔強地想着：「我會出去的，我去找一個好地方。」在夢裏頭，在蟋蟀跟掛鐘說了那一段話過後，他迷迷糊糊的把這句話說了出來：「我會出去的，我去找一個好地方。」姥姥給驚醒了，拍着他說：「真是玩累了，說夢話。」可是姥姥沒有聽清楚小連兒說的是什麼，聽到這句話的只有蟋蟀跟掛鐘。

「我說，他是爲了這才不聽話的，」蟋蟀說，「這裏安靜得像死一樣。」

「不，你一點也不知道，這裏不安靜，爸爸，媽媽都苦惱着，心裏都亂得像有火在燒一樣，你能把這個叫做安靜嗎？」掛鐘低沉地說，他難得說自己的意思，更難得用很簡短的幾句話把意思說出來，你打開掛鐘的後面，就可以看見他有一條非常長的舌頭。「這裏不是安靜；可是這裏不是一個孩子耽的地方。也許在那個生病的孩子大起來的時候，這裏會變一個樣子。我說是爸爸媽媽真的安靜了。他們有心來照料孩子，讓孩子滿足。」

「我想他還是得出去的。」

「是的，要是你不再說太傻的話，我可以同意你的意思。」

「孩子想跑到外面去，去流浪，去冒險，他想多

看看這世界，想找一個更好的地方去過日子。是這種精神使得這個世界活着，並且還永遠活下去。」掛鐘敲了五下，天快亮了，外面下着霜，初冬的天氣好冷呀。

(上接第五頁——多數表決及其他)

一月十二日向記者公布撥華計劃時也說，蔣主席所領導之國民政府仍有希望羅致其他政黨代表進一步擴大基礎。這話說在國民政府內政部宣告民主同盟爲非法團體及民主同盟遵照內政部指示宣告自行解散之後，實在很有意思。民主同盟既告解散，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總事務所即於十一月十日公布國民黨提名的國大代表候選人名單計一千七百五十八人，青年黨二百八十六人；十四日又公布民主社會黨名單計二百三十八人。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全國各地實行大選。據上海大公報消息，上海選民參加投票的不識字的居多，而知識分子大都放棄權利。開票以後，國民大會將依法開會，今年元旦國民政府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將開始實行，國民黨的訓政時期將宣告結束，我國的政治將被認爲比國民政府擴大基礎更進一步了。

平 孫 羅 琪 朗 蓋 米

米蓋朗琪羅 (Michelagnolo, 1475—1564) 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期的雕塑家，畫家，建築家。他比上期本刊所介紹的達·文西小三十歲。他出名的時候，文西已經消沈下去了。

米蓋朗琪羅出身於貴族之家，父親是法官，他生後母親就死了，從小在奶媽家裏長大。他自己說：「我吃了石工家裏的奶長大的，所以我成爲雕塑家。」可是他長大後，仍舊有貴族的階層觀念的偏見，他說：「修練藝術是貴族的事，不是平民的事。」他看不起同他一起工作的石匠和木工。因爲他不能和工匠們親密合作，增加了不少工作上的困難。

小時候，他的父親希望他將來學法律，但他却專心致力於學習素描畫。爲了這個緣故，父親待他很苛刻，使他從小就養成了憂鬱的性情。十三歲時，他終於克服了父親的固執，正式入畫室學畫，成績很好。一年後，又轉入了雕塑學校，研究了許多古希臘的藝術品。沒有多久，他便成爲一個有名的雕塑家了。

一五〇五年三月，教皇于勒二世召米蓋朗琪羅去羅馬，命令他造教皇的陵墓；目的在役使藝術家的勞力來頌揚他個人的偉大。米蓋朗琪羅受了這個命令，覺得非常榮耀，他懷着貴族的虛榮心，他想這座陵墓造成了，他可以和教皇同垂萬世了。他擬了一個龐大的計劃，要營造一座山一般的建築，上面要彫塑四十餘個人像。花了八個月工夫，他雇許多石匠運來了無數的大理石塊。教皇却又改變計劃了，想建築一座大寺院。原因是另一個建築家勃拉芒德非常妬忌米蓋朗琪羅，他對教皇說：生前建造陵墓是不祥的。教皇立刻命令他停止這件工作。這回事第一次打破了他虛榮的夢。他還自己賠償了運石塊的費用和石匠的薪俸。他悲憤之餘，一點也不敢反抗，只留下了一封信，悄悄地走了，他走得多麼寂寞呀！

可是勃拉芒德還沒有滿足。他想從藝術方面打擊米蓋朗琪羅。他知道米蓋朗琪羅長於彫刻，對於繪畫早荒疏了。他想要米蓋朗琪羅出醜，又在教皇面前建議，請米蓋朗琪羅繪製西斯庭教堂屋頂上的大壁畫。米蓋朗琪羅力辭這個職務。他說不如把這差使給了勃拉芒德的同鄉拉

飛爾。教皇却堅持非要他幹不可。他只得在一五〇八年五月十日開始這工作。他拒絕了兩位助手的幫助，把教堂的門關起來，不讓別人去參觀，獨個兒在裏面埋頭苦幹。

西斯庭禮拜堂屋頂畫，描寫的內容是舊約聖書上的故事「天地創造」，主要分八個部分。目的和上期介紹的「最後晚餐」一樣，是用來裝飾教堂和宣傳教義的。這幅屋頂畫的規模比「最後晚餐」龐大多了，共畫着三百多個人，每個人物比真的人大二倍，在空的地方還加上了許多裝飾畫。這畫要站在臺架上，仰起了頭畫的，因此非常勞苦。畫的方法是用灰砂層作底，趁濕的時候畫上去，因此工作又非常困難。當他一邊在畫，另一部畫好的作品已開始發霉。米蓋朗琪羅再請求辭職，教皇仍舊不准，他急得幾乎想逃。他如此夜不安枕，食不知味的工作，經過了四個多年頭的歲月，完成了一幅令人意想不到的巨製。

左頁上角的那幅畫，就是那幅屋頂畫中的一個人像。這幅畫的色彩很調和，含着一股雄健的力量。頭髮的部分更容易看出強有力的筆觸。臉部凹凸分明，像是浮彫，臉部的表情沈着有力。右肩上亮的部分是一塊三角肌肉，連繫到背部的幾塊肌肉，和肩頭上那



根微凸的線，和三角肌下部中間較亮的光影，表現着的一根上膊骨，都有一種堅實的感覺。這種作風與上期所講的文西的細緻的畫技完全不同了。

一五二二年底諸聖節日，這幅畫揭幕了，勃拉芒德同了當代著名的藝術家來觀賞，準備諷刺他，嗤笑他。當臺架撤去，一幅雄健有力的巨畫映人來賓的眼簾，大家為之震驚贊嘆不已，連文西也欽佩這超人的奮力。勃拉芒德的陰謀給粉碎了。

但是這辛苦的工作使米蓋朗琪羅的身體毀壞了。他本來生得不好看，頭顱是圓的，額角是方的，滿臉皺痕，鼻子曾被人家打破過，眼睛很小，閃着悲哀的

光。由於四年多來仰頭繪畫的緣故，頸部的肌肉僵硬了。背縮短着像一張弓。以後連看書也一定要仰看了。這時候他祇有三十七歲，但已經顯得十分衰老。他把精力滲透在這幅畫裏面了。

但是那個專制的時代對待藝術家太殘酷了。一五一八年新任教皇雷翁十世要米蓋朗琪羅建造梅迭西斯家廟，等他計劃才弄好，又無故的一道命令取消了這個契約。他化了許多心血完成了一幅「最後審判」，他爲了這幅畫從作畫的臺架上跌下來，腿部受了重傷，可是人家控告他，說這幅畫「有傷風化」，教皇就命把這幅「最後審判」取了下來。他所有的龐大的



彫刻計劃都沒
有能完成，專
制的魔掌將藝
術家的志願扼
殺了。而他又

那麼的孤僻，怯弱，還有那貴族的偏見。他不能與工匠合作，把工匠當做奴隸；而自己又永遠是個服從教皇的奴隸。

右頁下角就是他雕刻的「奴隸像」。這雕像各部分比例很相稱，一塊一塊肌肉割析得很清楚，使人看了就感受到強烈的疲勞和痛苦的印象。骨骼和肌肉是受過勞動的鍛鍊的，但整個的肉體已顯得癱瘓的樣子，猶如在最後的痛苦中掙扎。臉部表現着憂鬱，煩悶，悲哀與猶豫的神情，那悽慘的日光，很能引起人們同情。不瞭解奴隸的痛苦的人，決不會表現得如此真切的。這偉大的藝術家把自己所受到的精神和體力上的痛苦，整個反映於這件作品之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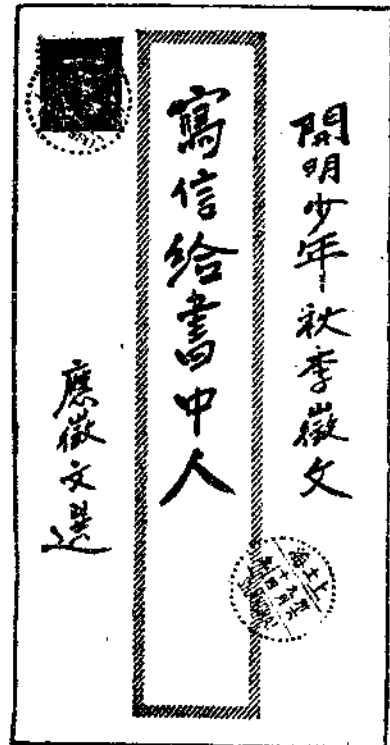
他終生沒有娶妻，八十餘歲時還是孤僻的住在簡陋的屋子裏，那屋子裏佈滿了蜘蛛網，陰沈淒涼得可怕。他把精神寄託在「神」的身上。他有一頂奇怪的帽子，帽子上可以插蠟燭。他借着燭光彫塑「基督死難像」。

這位巨人死在一五六四年，享年九十歲。當我們讀了他的故事，不得不想：「米蓋朗琪羅如果是一個大眾的藝術家，生活在沒有了奴隸的社會裏，一定會更大的偉績吧！」

親愛的馬丁先生：

我很久就想寫信給你了，可是我知道，沒有哪個郵差能替我送信。最近聽說「開明少年」肯代「書中人」收信，我高興極了。

我一寫到你的名字，就想到那森林旁的小屋子，和陽光下的一羣飛禽走獸。你以為我是在羨慕你那清閒的生活嗎？不。馬丁，我卻為你的清閒的生活感到悲哀。我知道你是個懷着博愛心腸的人，你因為厭惡這人的世界，纔到森林裏去和飛禽走獸為伴的。我記得小時候唱過的一首歌謠：「人身兩件寶，雙手和大腦。用手不用腦，飯也吃不飽。用腦不用手，快要被打倒。手腦都會用，纔算開天闢地大好佬。」我們到這世界上來是要做一番事的。生命於我們祇有一次，我們必需好好利用這個生命。但是，你呵，手腦都不用，卻遠遠的避開了活生生的人的世界，獨自到森林裏去度那單調而寂寞的日子。這不是失去了做人的意義了嗎？不是辜負了你的生



真摯的友情

珍貴的收穫

這回徵文一共收到來信一百三十八封。我們已選刊了十二封。可是其餘的一百二十六封也都是每封充滿了真摯的友情，因此我們摘出一些斷片來，分刊在上一期和這一期中：

（狄福：魯濱遜漂流記）
魯濱遜：

我羨慕你孤島上的生活。可是老師跟我們說：人要合羣纔能生存。我也覺得人要合羣纔能生活下去。請告訴我一個人，一個人在孤島上真能生活嗎？

——陳永椿

我不知你是哪個時代的人。上古時候，人類的智慧很低，不會築不能抵抗自然。而現代呢？我們怎能離開了人羣獨自生活呢？

——萌黎
你回到家裏，家裏人一定不認得

命了嗎？你不想拯救苦難的人們，不想改造黑暗的世界，你的博愛心腸又怎麼能表現出來呢？

馬丁先生，世界上不全是冷酷與殘忍。世界上也有仁愛與友誼。你應該面向真理，回到這活生生的人叢裏來，做一個活生生的人。快回來吧，我們在這裏向你招手。

徐天鶴 九月二十二日

阿Q：

一個月前，我讀完了魯迅先生給你做的傳記。我覺得我有點像你，可是又說不出哪些地方像你。

上星期六的下午，我們一夥人聚在一起討論你的性格。我們指出了你的許多劣點——恕我們不客氣——說你自大，卑怯等等。討論完畢之後，由我整理記錄，這當兒一個同學走過來看見了，就插嘴說：

「大哥不必笑二哥。自己說自己，你就是一個阿Q。」他指着我說。

「怎麼？」我這句話像是辯白，但帶着疑問的口氣。

「啞！你們所指出的他的劣性第一是『自大』，」他指着桌上的記錄紙說。「你總不會忘記吧？有一次你同小楊打架，你打敗了，你說：『我上學期力氣比你大多呢！』這便像阿Q在和別人角時，瞪着眼睛說：『我先前——比你闊得多呢，你算是什麼東西。』你想想，不是一樣嗎？」他說完朝我看了一眼，我羞愧地低下了頭。

「第二，你們說他卑怯。阿Q發起怒來，常估量對手，口訥的便罵，

你了。你能把這種情景告訴我們嗎？

——張家驊

（柏吉爾：烏拉波拉故）

烏拉波拉博士：

你脾氣太古怪了。那一身打扮也太難看。你常愛叫小朋友「小混蛋」，我覺得也不大好。你故事講得真好。可是這些缺點希望你改去。

——陳佩芳

（A 托爾斯泰：金鑰匙）

鼻拉長：

我和你一樣不喜歡上學，可是我以為你把書賣掉太不對了。

——葉家豪

（葉紹鈞：稻草人）

齊眉鳥：

世界上奇離古怪的不平事正多着呢。哪裏是平等的世界呢？我希望也能長着翅膀，跟你一起去找那平等的自由天地。

（薩爾丹：小鹿斑比）

斑比：

——定 織

氣力小的便打。你也不常常這樣嗎？有人打你，你便破口罵；碰到氣力小的，你早就撲過去了。」他這話正刺中了我的心，我略微擡了擡頭，看看夥伴們，他們也都低着頭。

「第三，你們說他常滿足於精神上的勝利，因為阿Q在打敗之後，他常說：『這個世界反了，兒子打老子了。』就心滿意足了。你上次同兩個同學吵架，你被他們打了幾下，你說：『兩個打一個，兒子打老子。』不是簡直跟他一樣嗎？」——我臉紅得發燒。

「第四，你們說他迎合取巧，阿Q本來深惡革命黨，忽然又說，『革命也好罷！』我雖然舉不出例子來，我相信一個人要避免迎合取巧是很難的。你們問問自己看，是不是也要迎合取巧？再說，我自己也免不了有點像阿Q。」

的確，迎合取巧我們也是時常有的。經這位同學這麼一說，我覺得我不僅有點像你，竟十足的像你。

他說完之後，大家咕嚕了一陣。

「我想，我們知道了自己的劣點，應該竭力改掉，」一位同學叫了起來。

「是的，我們應該改掉，」大家應和着。

於是，我們約定大家留心，要是發見了誰的劣點，就告訴他，讓他自己改過。

阿Q，你的性格像寄生蟲般寄生在每一個人身上。現在我們開始改革了，但是你是這些性格的典型，希望你能改。我們相信你改了之後，不

千萬不要誤會，人都是要殺害你們的。有許多少年都像你們一樣的真誠。人有各種的人。你也許不會相信，有些殘忍的人還在殺害自己的同類。

——士 楣

我要到森林裏來，請你告訴同伴們，我不是可怕的「那個」。

——沈福偉

（卡泰耶夫：圖的兒子）

凡尼亞·松采夫：

你給德國人抓住了，被他們毒打。在這險惡的環境下，你會感到死的恐怖嗎？你有過腦筋昏亂的感覺嗎？

——唐仁傑

（高爾基：母）

伯拉蓋耶尼洛娜太太：

我想：假如要過像人樣的生活，就應該效學你們不惜犧牲追求真理的精神。你們終於成功了。我們幾時纔能生活得和你們一樣呢？——江 明

（愛森堡：坐屋頂的人）

玖·馬爾登：

會沒有吃的，不會再住土穀祠，不會再要靠人家過日子，不會無端挨假洋鬼子的「哭喪棒」，不會無端受地保的敲詐，不會……爲了你的前途，我不得不執起筆來。

你的朋友子衍

九月十八夜

傻子先生：

看了「稻草人」裏葉紹鈞先生給您的所作的介紹，我認識了您。我萬分的尊敬您，並且決心效學您，自己也做一個傻子，來救世濟民。可是事非經過不知難，我跨出大門，到處都是餓飯的人，我無論如何沒有足夠的錢頭來救濟他們。他們是能够做工，並且願意做工的，事實上卻只能坐在屋簷下聽飢餓的控訴，受風霜的嘲弄。

這裏也有一些富翁，他們比你認得的那位住五重夾壁的暖室的富翁更富。他們豐滿的臉上常透露着笑意，略帶一點好奇心，欣賞着窮人們的苦難，像是從別的星球上趕來的似的。

還有一件可怕的事，就是我們這裏還在打仗！（不在我們街上，在很遠的山裏。）據我哥哥說，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我總不相信有這樣可怕的事。哥哥用槍打弟弟，兒子用刀刺父親，你說這是可能的麼？可是這幾天，像水從隙縫裏鑽進船艙來一樣，成羣的難民和傷兵出現在街頭。到處是疲乏的臉，悲慘的嗚咽。他們沙啞的叫着「救救！老爺！太太！」他們用拐杖打擊着門板。我不敢看他們。這時富翁們也無意欣賞了，他們光亮的汽車疾行而過，像被貓追迫的耗子。

真幸運，你生長在美國。假使在中國，你早給大人們認爲最沒出息的人了。我們的大人說，小孩子是不能放任的。

（富曼諾夫：夏伯陽）

——李慰祖

夏伯陽：

我不相信你在烏拉爾河戰死了。前年朱可夫元帥攻入柏林，你一定是這一役中一位威風凜凜的大將。

——石懷嬰

（老舍：駱駝祥子）

駱駝祥子：

你以爲你一切不幸的遭遇都是命運註定的。我否認這句話。這不是你個人的命運，這是不良社會制度下必然的現象。要擺脫痛苦，就得改造社會。

——氣元

（魯迅：阿Q正傳）

阿Q：

他們把你的名字編入罵人的字眼裏。使人家覺得你可憐，可笑。他們

面對着這樣的飢餓，窮困，戰爭，我想你的老路子是走不通了。請你告訴我一條新的路，救救我們四億五千萬人民，我一定一股優勁的照着你的路走。我代表四億五千萬人向先生敬禮！

賈斐禮 敬寫

兔小姐
兔先生

這裏先向你們道謝，你們的賽跑使我們認識了兩種相反的典型的性格——「驕傲」和「有恆」。更指出成敗不一定由於「優」「劣」，最重要的關鍵，還在於「有恆」和「驕傲」。

龜先生，可喜得很，這次競賽中你居然勝利了。你知道你成功的原因嗎？告訴你，這完全由於你能够「有恆」。但是你可別因此而驕傲，兔小姐就是前車之鑑。

兔小姐，可歎得很，這次競賽你失敗了。龜先生的步伐跟你相比，當然差得很遠。就因為你處在優勝地位，你「驕傲」起來，結果就失敗了，此後諒來你一定有了深切的覺悟。你既跑得快，只要有了龜先生那份耐心，不愁不會勝利的。

假定你們再來舉行一次賽跑，假定那時兔小姐一改往日驕傲的脾氣，龜先生即使有耐心，終因身體上的「缺陷」，不用說，勝利是絕對屬於兔小姐的。如此說來，優者只要不驕傲，一定會成功，而劣者即使能「有

不去責備那些欺侮你的人，卻說你罪有應得。我怎能不代你抱冤。

——金大勤

（胡適：差不多先生傳）

差不多先生：

勝利後的今日，一切都和淪陷時期差不多。官吏貪污，和以前差不多。物價飛漲，和以前差不多。人民在飢餓線上掙扎，也和以前差不多。我说不盡這許多了。

——德生

（施耐庵：水滸）

宋江：

有人說你們是一羣不願受專制壓迫，而想擺脫奴隸枷鎖的人民，有人說你們只是一羣毛賊。請告訴我們，你們在梁山建築的動機是什麼？

——李湯

（開明少年第十九期）

小花兒：

這世界有這麼多的不平。不過我告訴你，這不平的世界將要崩潰了。

恆」，在這種情形下，就永遠沒有出頭的日子。成敗完全操在「優」者的手裏，劣者如要勝利，祇有等待優者驕傲，這不是守株待兔嗎？優者難道一定會驕傲嗎？當然是不一定的。

我以為對着一定的目的，沒有一刻不向前進的，纔是有恆。要是老在一個地方，用同樣的步子走，走去的這種有恆，就太保守了。有恆固然是美德，但不是保守。譬如說，蜘蛛是有恆的，一次狂風吹斷了牠飄出來的絲，再來一次，結果終於完成了牠的網。但是牠不能用牠的「恆心」在大海洋裏結一個網。除非牠能「進步」了，改良了自身的「缺陷」，能浮在水面上行走纔行。

人和別的動物都是從最下等的原始動物進化而來。進化就是有恆而並不是保守的結果。假使各種動物都只有保守式的有恆，那麼現在這個世界還仍舊是太古時代的世界嗎？所以我說，「劣」者不一定就沒有希望，只要有恆，但不是保守式的有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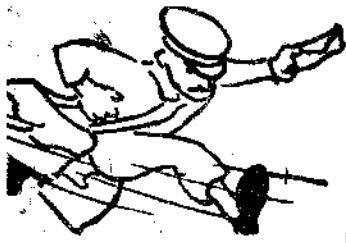
龜先生，兔小姐，我們大家都應該這樣勉勵自己。

水亮

九月八日

這一回的四位收信人

馬丁是本誌今年起連載的長篇小說「森林裏的故事」中的駝背孩子。因為他的背是隆起的，別的孩子老是取笑他，惹惱他。他忍受不了欺侮和輕視，就避居在森林裏。（下接第四十八頁）



而新的天地正要我們來創造。這不是我們青年們等待的時候了。

——竹貞

（開明少年第二十四期）

智慧之神雅典娜：

仇恨的種子並沒有完全消滅。世界各處仍舊在孕育着戰爭。請你把智慧的種子散遍每一個角落，讓它們開花結果。使全世界不再有流血，不再有戰爭。

——張志靜

（開明少年第二十六期）

李伯先生：

我真羨慕你，在這八年的抗戰中，你在誰都找不着的角落裏睡了一大覺。可惜你還醒得太早，不是仍舊遍地烽火嗎？你睡覺的聖地在哪兒，我也想去睡一覺。

——陳國義



我愛唱的一支歌

「踏雪尋梅」

大純

愛唱歌的朋友們，我們已經唱過好幾支够味兒的歌了。歌兒爲什麼够味兒？因爲這幾支歌跟我們非常適合：詞是我們自己的語言，所說的是我們所熟習的事物，曲子的情調也就是我們自己的感情。可是這回介紹的這支「踏雪尋梅」並不合乎上面的兩個原則，詞念起來不像口語，活像讀一課國文。曲子唱起來也不能鼓舞我們。爲什麼也愛它呢？請你別着急，讓我慢慢的來告訴你，它也有它的好處，也有它成功的地方。

音樂有一種魔力，它可以在你的心底裏掀起一股共鳴。有時候曲子雖然是配在一首詞上，而這首詞並不足以解釋這個曲子。這並不是說音樂比文學高一等，而是它們各有各的境界。現在我們只談曲子。從

直的方面講，曲子是根據了詞，一字一句配上高低不同的音而成的，把詞更深度的刻劃出來。橫的方面它有它整個曲子的流暢，完整。要是曲子能够這樣，雖然它跟我們的生活關係不大，我們仍舊會給它的美所吸引；好像看一幅很美麗的風景畫，我們心裏自有一種「美感」。

這是一支獨唱的歌，它不適宜，也用不着大夥兒一塊去唱，所以不必在這兒提出怎樣去唱它的問題。這裏只談談我對於這支歌的理解，讓大家做一個參考。也許等你唱會以後，你自己的感受跟我所說的大相同。可是沒關係的，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理解來唱這支歌。

頭兩句一唱完，馬上一幅畫圖浮在我的眼前，銀灰色的天，漫山遍野的雪，映得眼睛都睜不開。老遠的蠟梅，開得真嬌健。我聞到了那隨風飄來的香味。我覺得身子隨着樂曲的節奏在顫動，還有那鈴兒叮噠的聲音跟我顫動的節奏合着拍。眼前是小河，木板橋，石子鋪成的小路，蠟梅，遠處是漠漠平林，白了頭的山，銀灰色的天，我的心境跟着愉快起來……直至最後一句「響叮噠」，半拍的休止，把我換到另外一個環境裏。這是一間精緻的小書房，明窗淨几，一

踏雪尋梅

E調 2/4

劉雪廠詞
黃自曲

次弱

3 5 5 1̇2 | 3 0 | 3 6 5 1̇2 | 3 0 3 5 |

雪霽天晴朗，臘梅處處香。騎

驢灞橋過，鈴兒響叮噠。

弱 3 5 5 0 | 2 5 5 0 | 3 5 5 0 | 1 1 1 0 |

響叮噠，響叮噠，響叮噠，響叮噠。

強 0 1 3 5 | 1 7.5 | 3 6 5 0 | 5 1̇2 3 4 |

好花採得瓶供養，伴我書聲

5 5 | 5 3 2.1 | 1 0 ||

琴韻，共度好時光。

有一最後
點，不要像
唱「大家唱」
和「跌倒算
什麼」那樣
昂的。那樣
一來，你就
不能在這首
歌裏發現任
何東西了。
上面就是這
首歌，請你
開始唱吧！

個古色古香的花瓶，插着蠟梅花。花受着窗外射進來的陽光，香氣蒸了出來。這時我心裏想讀書，想寫點什麼，想哼一支曲子，想弄着什麼樂器。已經沈在一

種非常安閒的境界裏了。閒也是生活上必要的調劑，只要不「閒得無聊」。

伴良的友朋的樂音好愛是 **樂音的們子孩**

行印店書明開 角三元一譯愷子豐 [一之書叢年少明開]

家庭小實驗 之振

不穩平衡

頂棒遊戲

棒的一端繞許多圈鐵絲，現在要把這根棒直立着頂在手指上，不讓它倒下來，你想這繞鐵絲的一端應該放在上頭呢還是放在下頭？如果你說是下頭，那就錯了。照一般的想法，物體的重心愈低，愈易穩定，可是在這個例子中，還須加入另一個因素。

因為棒直立的時候基底很小，而形體很長，無論你用哪一端來支持它，都是容易倒下來。所以這情形你最好把它想像做一個倒置的鐘擺。大家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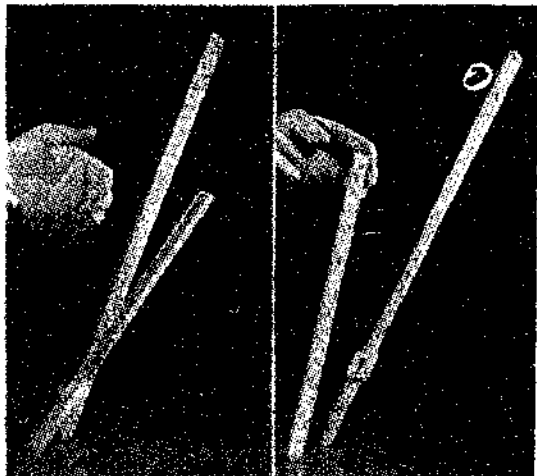
道鐘擺愈長，則擺動的速度愈小。在這個例子中，把重量加在頂端，使棒的重心向上移，就無異把擺長增加，使擺速減小。換言之，就是使這根棒的倒下速度減小。因此當它要倒下來時候，你就有充分的時間來使它穩定。

為什麼小孩子容易跌交

從上面所說的頂棒遊戲，可知要平衡一根直立的棒，最好上端重而下端輕。然而這還不是一個嚴密的說法。嚴密說起來，這根棒上必定有一特殊的點，叫做擺動中心，

假使這根棒的全部質量都集中在擺動中心，其他部分都沒有重量，那末它擺動的速度必定跟這根棒倒下的速度相同。直立的棒，擺動中心總在重心的上方。擺動中心愈高，則棒的倒下速度愈慢。小孩子走路比成人容易跌倒，就因為小孩的擺動中心低，跌倒得快，來不及糾正他的姿勢，挽回跌倒的傾向。

證明這一事實，可用二支重量均勻的尺或棒，一長一短，直立在桌上，使之同時跌倒，結果將見那短的尺必定先倒，如下圖所示。但是如果在長尺的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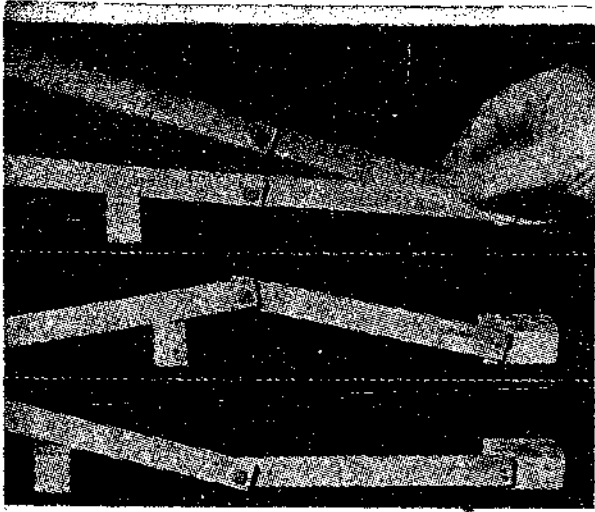


部加了相當重量，就是把它擺動中心儘量降低如圖中所示，結果長尺必定比短尺先倒。

打擊中心 在一根重量均勻的棒上，它的擺動中心大概在離支點三分之二的地方。這一點有時又稱為**打擊中心**。所謂打擊中心是指假使你在這一點上加以打擊，那振動是不會傳到支點上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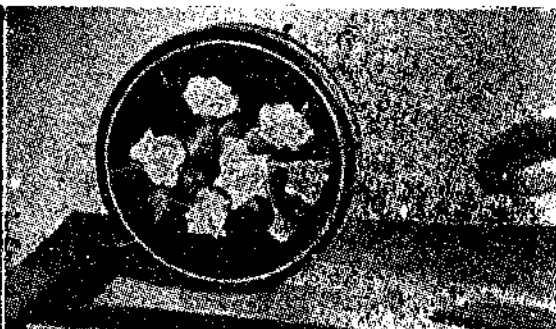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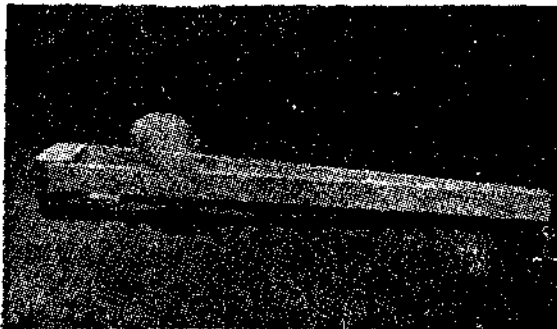
玩過棒球的人一定知道，假使讓球打擊在棒上不適當的地方，執棒的手會覺得震痛，然而假使打在棒上適當的地方，執棒的手就一點也不覺得震痛，反而覺得輕鬆爽快。這所謂適當的地方，就是打擊中心。

試取二支等長的木條，用錐釘連接起來，釘得不可太緊，也不可太鬆，以橫執時不致落下為度。再在它的一端穿一小孔，用釘子釘住，使之能自由轉動。現在你若是提起這木條，使之自由落下，打擊在離支點三分之二處的一塊木塊上，你就將見這木條上接合的地方一點也不起彎曲。然而你假使把木塊放在打擊中心以內，那末這接合點就會向上彎，把這木塊放在打擊中心以外，那末這接合點就會向下彎，如上圖所示。



向上滾 凡成不穩平衡的物體，經常要降低它的重心。利用

這個事實，就可使一個球向上滾，如下圖所示。球下的軌道是呈V字形的，牠的兩端高於狹端，若是把球放在狹端，那末由於它的重心可以向軌道的闊的一側下降，所以就有一塊鉛塊，那末你就可以使它向上滾了，只要使鉛塊在上而略偏於高的一邊。不過斜面不能超過圓錐的半個圓周，因為圓錐滾轉半周時，鉛塊適在下邊，匣子就不能滾動了。



高爾基的基爾六事

高爾基在一八九〇年的春天，經過頓河，烏克蘭等地，流浪到羅馬尼亞邊境的拜沙拉比亞，在當地的葡萄園中工作。到了秋天，他準備重返北方，回到自己的故鄉去，結果在南俄奧德薩的港口上，結識了一位來自喬治亞的落難公子。這次意外的相遇，就改變了他原來的計劃，而開始了一次新的浪遊，沿着黑海流浪到高加索去。

他們兩個人沿着黑海東行，經過了尼古拉耶夫、赫爾松、雅爾泰、費奧多西亞等



兩個流浪的旅客

秋天到啦，阿遼夏於是想起那行將來臨的冬天。當春天和夏天的時候，他浪遊到很遠的地方去。現在應該走向回頭的路程了。

在回頭的路程上，他沒有離開過海岸。他和漁夫們一同住在哥薩克人的小屋裏，他到鹽場上去工作，但是愈來愈難賺到工錢了。在整個的南方，到處都有失業的人在漂泊着，這些都是從北方的農村和城市裏來的流浪漢。人家雇他們做各種工作，但當知道他們的那種不安的性情時，却又害怕他們。

到了奧德薩，阿遼夏就和一羣流浪人在港口的輪船上當腳伕。

鐵錘的沈重響聲，載運貨物的車廂的轟隆轟隆聲，落在鋪道的石塊上的鐵板的金屬吼鳴聲，大車的格支格支的響聲，輪船的汽笛聲，腳伕和水手們的叫喊聲——所有這一切，融合成爲一支震耳欲聾的勞動交響樂。

就在這種雜沓和喧鬧聲中，阿遼夏注意到一個人，好像他命定了要和這個人結識得很熱烈的。

從外表看起來，這是一個年青的貴族子弟。他穿了一身時髦的格子花紋的衣服，帶着一頂黑帽子，手裏還拿着一根有柄的手杖。他在港口碼頭上做什麼呢，阿遼夏並不瞭解。尤其不可解的，就是他置身在那兒，在港口，在輪船和火車的汽笛聲中，在鐵錘的響聲和工人們的叫喊聲中。

阿遼夏覺得這個不相識的人很奇怪，但他，穿了一身流浪漢的衣服，背上負着腳伕的重擔，週身都染滿了煤灰，怎麼能跟這樣一個漂亮的人去攀談呢。

但是他們的相識，却是出人意外的。在阿遼夏身畔，放着一隻西瓜和麵包。阿遼夏驚奇地注意到，就是那個不相識的人的眼睛死盯着他看，並且帶着飢渴的心情望着他這一頓並不高明的午餐。阿遼夏迅速地四面看了一眼，就輕輕地問

地，再在狂風巨浪的黑夜中冒險偷渡過凱爾奇海峽，花了四個月的功夫到了高加索的梯夫里斯城。他先在當地的鐵路當腳夫，後來和革命家喀留伊尼相識，由於喀留伊尼的愛護與鼓勵，就用「瑪克西姆·高爾基」的筆名，寫成第一篇小說「瑪卡爾·丘德拉」，發表在一八九二年九月十二日的「高加索日報」上。這時候他才二十四歲，從這一年起，作家高爾基就誕生了，葛魯茲傑夫的「高爾基的故事」，也就寫到此時為止。我們此地先後發表的，是原書的節譯，等戈先生將全書譯完後，再出單行本。

他已經兩天沒有吃過一點東西。

阿遼夏聽完了他的故事，看着他，相信了他，並且很爲這個不相識的人可憐而難過。那個人時常帶着異常不滿的態度，講起他和那個搶東西的朋友的深切的友誼；而他嚴厲的父親對他說過：假如他不能把那些搶走的東西找回來，就要用劍把他殺死。阿遼夏心裏想道，假如他不幫助這個人的話，那麼這個人就完啦，因此他決心去幫助他。

這時應該想到即將來臨的冬天了。阿遼夏就向夏克羅公爵提議了一個徒步行走的條件：假如阿遼夏不能爲他找到一

他道：

「你想吃麼？」

那個人戰慄了一下，貪婪地露出了兩排緊密而健全的牙齒，他也帶着懷疑的眼光向四周看了一眼。這時候阿遼夏就把半個西瓜和一片小麥麵包塞到他手裏去。那個人立刻一把攫住所有的東西，就消失不見，坐到貨物堆後面去。他帶着帽子的頭時常從那兒露出來。他的面孔因爲舒暢的微笑在閃着光輝，但有時候不知道爲了什麼還向阿遼夏眨一眨眼睛，但嘴裏從沒有停止過咀嚼。

「謝謝！謝謝！」他搖了一搖阿遼夏的肩頭，然後又攫住阿遼夏的手，緊握住宅，還利害地搖擺着它。再過了五分鐘，他已經把他自己全部的事情都講出來了。

他名叫夏克羅·普泰哉公爵，是高加索一位有錢的地主的兒子，在外高加索鐵路上當辦事員。一位和他同住的朋友搶掠了他的東西逃跑了。夏克羅就去追趕他。當他知道他到了巴東去，夏克羅也就出發到那裏去。但到了巴東時，他才知道他的朋友已經到了奧德薩。他沒有找到他的朋友，而身上所有的錢都花光了，

個同到梯夫里斯去的旅伴，阿遼夏就自己陪他去；假如找到這樣一個人的話，那麼他就只好自己走啦。

公爵看着自己的漂亮的皮鞋，帽子，褲子，摸了一摸上衣，想了一下，歎息了好幾次，最後還是同意了。

於是兩個旅行者就從奧德薩出發，向梯夫里斯前進。

兩千俄里的路程

他們從奧德薩到了尼古拉耶夫。他們步行了七天，用完了在奧德薩所賺的最後的幾文錢。阿遼夏希望在尼古拉耶夫

能找到工作，但結果是失望了，工作沒有。他們就步行到赫爾松去。當阿遼夏還有錢來養活自己的旅伴時，那個旅伴就非常快活，話講個不停。等到錢用完的時候，夏克羅就陰沈起來。

現在應該到費奧多西亞去，那兒正開始築港的工程。但在沒有到費奧多西亞之前，還有遠得可怕的路程。

阿遼夏幻想着克里米亞的南岸，而公爵就透過嘴唇哼着歌調，並且憂鬱得很。

但是這兩個旅伴走過了拜勒科普，辛菲羅波爾，向雅爾泰出發。阿遼夏走着的時候，因為眼前這片土地的美麗和可愛的大海而狂喜着。公爵却歎着氣，苦惱着，向邁口投出悲哀的視線，想弄些珍奇的漿果塞滿自己的空肚子。

「假如我餓得發慌的話，我怎麼能繼續往前走呢？啊？說呀——怎麼能呢？」

當時完全沒有賺到錢的可能，這兩個旅伴沒有半文錢好買麵包，只能吃些水果充飢，和指望著未來。可是在走近雅爾泰時，阿遼夏找到了一份清除果園中斷枝殘梗的工作，並且先領到工錢，他就拿全部的五十個戈比去買了麵包和牛肉。當他帶了買好的東西回來時，餓了叫他去，阿遼夏就去了，把買來的東西都交給了夏克羅，而他這時候正舉頭痛為藉口不肯工作。過了一個鐘頭，阿遼夏回來了，夏克羅講出真話：他把買來的東西吃得乾乾淨淨。這當然不是一種做朋友的態度，但是阿遼夏靜默不語，並且知道說也是枉然的。

當他們到凱爾奇去的時候，已經不是沿着海岸，而是沿着草原了。他們在很晚的時候到了凱爾奇，不得不在輪船碼頭的小橋下邊過夜。整夜裏，海水的浪花撒在他們的身上，黎明時，他們濕淋淋地都凍僵了，才從小橋下面爬出來。

他們整天在岸邊走着，他們所能賺到的——只是十個戈比，這還是阿遼夏為一位牧師太太從市場上搬運一袋甜瓜才賺到的。

他們應該渡過海峽到達曼去。無論阿遼夏怎樣求人，沒有一個船夫肯載他們到對岸去。所有的人都一致反對流浪漢。而我們這兩位旅伴，又沒有理由不被列入這羣人的範疇中去的。

當夜色來臨時，阿遼夏決定去做一件冒險的事。夜裏面，他和夏克羅悄悄地走近了海關的巡邏船，在它旁邊停着三隻小艇，都用鐵鏈扣在海邊石壁的鐵環上。天色非常黑暗，刮着風，小艇互相碰撞着，鐵鏈也發着響聲。……在這種雙重的喧響之下，搖動鐵環，把它從石壁中拔出來，那是最方便不過的。……結果鐵環被拔出來了。……海浪攔住小船，就把它從岸邊拋開去。阿遼夏抓住鐵鏈，和船一起浮泳着，然後爬到船裏面去。他又拆下兩條船板，把它們縛在藥架上代替槳，向前划過去……

看起來，就好像激怒的浪濤是毫無邊境的。除掉從黑暗中飛來的巨浪之外，什麼都看不見。

他們就在黑夜中衝過驚濤駭浪，終於到了對岸。

高爾基的事

前面是高加索了。他們走過了庫班，沿着傑爾斯克省走。……他們走得很快。現在已經到了伊拜里亞的古都——姆茲赫特。明天，就是梯夫里斯了。

在還有五俄里遠的地方，阿遼夏就看見高加索的首都，夾在兩山之間。這是旅程的終點！阿遼夏想高興，夏克羅却漠不關心。後來夏克羅迅速地溜進一條黑暗而狹窄的小巷，就在那兒永遠消失了。

阿遼夏此後再沒有遇見這個人——這個將近四個月來的生活中的旅伴，但他還時常懷着善良的心想起他。



瑪克西姆·高爾基的誕生

阿遼夏現在已經二十多歲了。他讀過很多書，見過很多的人，但是和夏克羅的這次相遇，却可說是件最突出的事。這次相遇教會了阿遼夏很多在書本裏面所找不到的東西。

阿遼夏一個人留在異鄉的城市裏，他儘可能地找事做。他在鐵路上工作。

假如不是有下面這樣一次幸運的巧遇的話，他還會老是過着壞日子。

革命家亞歷山大·喀留伊尼，曾經做過苦役，現在被流放到高加索來，正在鐵路管理處服務。他的兩隻眼睛時常看着這位長着高顴骨和明亮靈活的眼睛的年青腳伕。

不管他穿得怎樣壞，完全不合季節，但是這個年青的腳伕並不意志消沈，他不是講着他生活中的各種奇遇來娛樂同伴們，就是告訴他們：工人們應該爲了理智的生活而鬥爭，決不要向老闆們讓步。

喀留伊尼向他建議，要他住到他家裏去。於是阿遼夏就在長夜中把自己漂泊時期的各種歷險的事情，都講給這位新朋友聽。喀留伊尼帶着可笑而又可愛的神情，從濃密的眉毛下面看着他。而當阿遼夏講到自己在多瑙河岸旁和茨岡人相遇的情形時，喀留伊尼站起來，拉住他的肩膀，把他帶到另一個房間裏面去。

「那兒的桌子上放着紙張，」他隔着門向阿遼夏說。「把你講給我聽的東西都寫下來吧。在你沒有寫出來之前，我不放你出來！」

阿遼夏因為不習慣而覺得很難下筆。但是喀留伊尼在他沒有把小說寫成之前，什麼話都不肯聽。

第二天，阿遼夏到梯夫里斯出版的「高加索日報」編輯部去。

在他前面的桌旁，坐着一位編輯，是一個帶着金邊眼鏡的瘦削的老頭兒。他仔細地讀着剛剛送來的一篇小說「瑪卡爾·丘德拉」。

「好……」編輯讀完了之後說道，並且帶着驚奇的神情看着這位作者的不整潔的相貌。「好，」他又重複講了一次，想了一會兒。「可是這裏沒有署名呀。應該署名。怎樣署？你是誰？」

他是誰呢？阿遼夏想了一想，打算說出口來，但又有些猶疑，最後插了一下手就堅決地說道：

「好，就這樣寫吧：高爾基……瑪克西姆·高爾基……」編輯把名字寫上去。然後在原稿的左上角為印刷房寫了兩個字：「付排」。

(註一)兩千俄里相當於中國四千里路。

(註二)「瑪克西姆·高爾基」是個筆名，意譯就是「最大的痛苦」，這個名字好像也表示出了阿遼夏所經歷的艱苦的生活。

(上接第二十九頁——這一回的四位收信人)

阿Q是「阿Q正傳」的主人翁。那篇小說是魯迅寫的，收在他的小說集「吶喊」中，「魯迅全集」中當然也有。本誌第十六期上對阿Q有一篇很詳細的介紹。讀者們一定早已認識他，這兒不多說了。

傻子是葉紹鈞的童話「傻子」的主人翁。這篇童話收在他的童話集「稻草人」中。傻子是一個育嬰堂中的棄兒，木匠把他領了來當徒弟。他常在夜裏獨自一個人做很重的工作，讓帥兄們安睡。他會把在路上拾得的一袋銀洋還給孤老太婆，又把主人分給的饅頭送給窮人吃。最後他傻裏傻氣的阻住了一場戰爭。

龜兔賽跑的寓言是沒有人不知道的。信裏講的就是關於賽跑的事。

童年 (高爾基畫傳)

劉定 收木刻二十六幅，根據高爾基的「童年」中情節刻出，各幅意義，互相銜接，並附詳細說明。沒讀過原書的可由此了解高爾基的童年生活。讀過原書的把圖文對照起來更覺趣味無窮。

店書明開



森林裏的事故

譯 凌 易 著 丹 爾 薩

十六 「到我們自己的地方去！」

琴尼娜小心地舉着步子，領着小鹿回到大路上去。小鹿都默默地跟着她。他們一句話也不說。不久他們走到了岔路的口子上，那兒有一條小路。

在一棵榛樹旁邊，一隻莊嚴的牡鹿在摘嫩葉嚼。他的皇冠雖然還不會充分發育，但是已够高大繁密了。

琴尼娜立刻把他認出來了。「羅巴！」

他不理睬她，站着動也不動。

「你好，我的羅巴！」琴尼娜說。「你不認得我了嗎？」

「自然認得的，」他用一種簡短，冷淡的語調說。

「但是你這麼冷淡——」琴尼娜猶豫着，舉起一隻前腳。「是我，琴尼娜啊！這兩個是你的孩子！」

「還是說你的孩子好，」這是一個使人不愉快的回答。

「我們的孩子——」她心煩意亂的乞乞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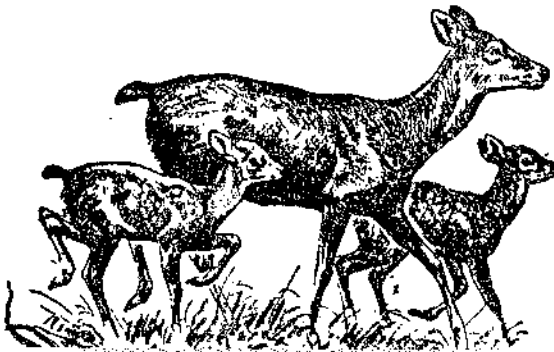
羅巴把頭擡得高高的，驕傲地說，「你反正是不關心我的死活的。」

「唔，我關心你的。但是——」

他不經意地結束道，「現在我不打擾你們了——不打擾你們任何一個了。」

他轉入茂密的森林裏去了。琴尼娜只聽見他身子沿路擦着樹枝的嚓嚓的聲音。她慚愧的用鼻子吸氣，嗅着他熟悉的氣息。羅梭和梅哪，跟他們的母親一樣，感到困惑，也用鼻子吸着氣。

後來羅梭打起精神問。「這是我們的父親嗎？」
梅哪也很想知道這事的究竟。「他生我們的氣了嗎？」



「不，」琴尼娜安慰着他們。「他只是脾氣不好。」

「他是不高興的，」羅梭輕聲地說。

「唔，不，羅梭。我們再遇見他的時候——」

「什麼時候再遇見他呢？」梅娜趕快接着問道。

「我不知道。來，孩子們。」琴尼娜從叢樹上折下了一些幼芽。「吃罷，這是非常新鮮的東西，對你們是很好的。」

他們慢慢地走開去，沿路享受着一切可以享受的東西。

「嗨，嗨！」梅娜動着她的嘴唇。

「我們必須常常有這樣好的東西吃，」這是羅梭的意見。

琴尼娜仍然保持着靜默，她在想羅梭。

在他們的前面，叢樹稀落了，展開一片廣大的牧場。琴尼娜放緩脚步，小心地嗅着空氣。

潘列站在上面一根長樹枝上尖聲地說，「他們在這裏！」

他們幾乎還不會走出叢林，就被一大羣的鹿包圍了。

「琴尼娜！你還活着，多有意思啊！……再能看到你，

是多麼的好啊！……我真高興，琴尼娜！……那兩個孩子真

美麗！……怎麼，你們都穿了紅的夏裝了，……你們似乎都

過得很好，……你們住在什麼地方呀？」

友情的款待使琴尼娜快樂起來，她告訴他們，「跟『兩

腳朋友』在一起！」

突然大家都不說話了，他們都回轉身子走散了。「一隻母鹿推着她的小鹿，他們一起恐懼地跑開了。」

「爲什麼這樣害怕？」琴尼娜在他們後面喊着。「你們

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啊。」

一隻老鹿嚴肅地解釋着說：「這是爲了我們的厭惡。」

「你們也沒有可以厭惡別人的道理啊。」

「我們血液裏就有這種厭惡的成分，」那老鹿堅決地說，「所以我們是應該厭惡的。」

「但是你們不了解那『兩腳朋友』，你們一點也不了解

那『兩腳朋友』啊。你們必須先要了解他——跟我們那樣。」

有幾隻鹿好奇地又靠攏來了一些；其餘的也起了同樣的

好奇心，跟在他們後面，大膽的擠成一團。

「琴尼娜，你說說看，……把每件事都講給我們聽呀！

……你冒了一次什麼奇怪的險啊！……你沒有碰到什麼壞事

情嗎？……連那兩個小的也沒有碰到什麼壞事情嗎？」

琴尼娜便告訴他們，講她和孩子怎樣跑下山，走到管林

人的屋子那兒去，後來又怎樣住在廐房裏。那些鹿一個都不

懂什麼叫做廐房。

於是琴尼娜記起造在森林裏的那所獵人的小屋來。「你

們知道『兩腳朋友』在這裏造的小屋子嗎？」

「你是說那永不會長大的滑稽東西嗎？那『兩腳朋友』

一進去就消失了影子的東西嗎？」

「是的。不錯，就像那樣的東西，不過廐房要大好幾

倍。在裏邊有幾匹馬哩。」

「馬！多少？」

「兩隻大的，其中一隻很野。」

「你跟你的小孩子不怕他們嗎？」

「啊，我們怕了，」琴尼娜承認，「因為那隻兇惡的馬老是跟母牛和驢子打架，不打架，就吵嘴。」

「什麼！還有一頭母牛？」

「還有一隻驢子？還有什麼別的呢？」

「沒有別的了。只有我跟我的兩個孩子。那裏非常溫暖。屋子外面是霜和雪，但是在屋裏面，我們很舒服的。」

「所以你們老穿上夏裝了，不是嗎？」

「什麼？唔——或許是的吧。」琴尼娜驚奇地說，好像她事前沒有想到這一點。「不過我們是可以跑到野外去的，只要我們高興去。但是這兩個孩子——」她頓了一頓，不出的慚愧起來。她擡起頭來。「當然我們時常到外邊去的。廐房的門是活動的，我們只消用前額去推它，門便開了。」

潘列蹲在最低的一根樹枝上靜聽着。她輕輕的說：「多麼神奇的事啊！你們勇敢地過着那種生活——充滿着驚奇的生活啊！你一定也快樂過來的吧——啊？」

琴尼娜把頭擡高了一些。「快樂——沒有，我不會快樂啊。現在我快樂了。我覺得安全那是真的。我知道我的孩子不會被扼死。但是，不，那種生活是不容易過的。我覺得那小小的一方天地，住在裏邊，就好像一個囚犯。因此我——我擔心我的孩子會失掉他們的可愛的自由——」

「其他的動物怎麼樣呢？他們不自由嗎？」

「不，一點也不。他們不懂得什麼叫做自由。他們是屬

於『兩腳朋友』的。甚至那隻波斯貓，也以爲那樣就是自由。他們必須服從，侍奉他們的主人。」

「服從？……侍奉？……主人？……」他們都疑惑的擡起了頭。

琴尼娜無助地搖動着她的耳朵。「我不知道怎樣解釋。那真是可怕——也有點兒新奇。他們是沒有他們自己的意志的。」

「那『兩腳朋友』怎樣呢？」那年紀最大的鹿問。「他可怕嗎？」

「不——是的，」琴尼娜回想了下說：「在他走到我們身邊來，拍拍我們的時候，我們都發抖了。」

「是用槍嗎？」

「不！他沒有槍。他拍得很輕。是用他的手拍的。」

「多麼可怕啊！」

「是的，是可怕的。但是他沒有傷害我們。他反而待我們很好。最可怕的是他的氣味。那會使你自然而然的要心慌意亂。於是你只想逃。」

「但是你沒有逃，」那年紀最大的鹿指出了這一點。

「我們常常要逃。至少——我要逃，——」琴尼娜又煩惱起來了。她趕忙接着說：「但是在冬季裏，我們是不能逃的。我們怕在森林裏遇到樹枝折裂的危險。」

「可憐的傢伙！」

「是的，那時我們必須克制我們自己。經過了相當長的

時間，直到我們再也不能忍耐那種場面。」

「再告訴我們一些！」幾隻年紀較輕的鹿要求着。

「以後也許再講一些。現在我們必須走了。」琴尼娜輕輕的跳躍了一下，喊着，「孩子！」

梅娜和羅梭原是一聲不響地在聽着他們談話，現在聽到他們的母親呼喚他們，就趕緊跳到他們母親的身邊。她命令他們說，「走！」

她迅速地繞着那廣場跳着跑，跳啊跳的又回到了他們原來的地方。兩隻小鹿靜靜地跟着她。

「啊！好不好玩？我好久不玩這玩意兒了。你們從來不會玩過。還要玩嗎？」

「要！要！」那兩隻小鹿喊道。

於是他們穿過場地，縱橫交錯的奔馳着。羅梭和梅娜享受着那奔馳的樂趣。他們輕快地呼吸着，他們年青敏捷的小腿覺得無限的舒服。他們奔馳得忘其所為了，當琴尼娜突然停住的時候，他們把前腳伸開，才站定下來。

從枯萎了的草堆裏，野蔥伸出了綠色的新葉。梅娜和羅梭很想吃它，那強烈的香氣在引誘着他們。

「一點也不要吃它，」他們的母親命令着；「吃了是要生病的。我們就要到叢林那邊去吃新鮮的嫩芽了。」

兩隻小鹿放棄了野蔥，跟着母親沿森林的邊緣慢慢地走着，摘些榛子和比較老的灌木葉子來充飢。他們肚子餓了。琴尼娜他們的回來，是森林中的一件大事。牝鹿們一隻



跟着一隻的來

拜望他們，想

聽他們的故事。

「今天不講

了！」琴尼娜一再回答着。「我們太累了。明天罷。」

突然有兩隻野兔坐在他們的前面。他們高高的豎起耳

朵，請求着，「琴尼娜，是怎麼回事，請告訴我們吧。」

琴尼娜噙着他們，「你們是誰呀？」

野兔們的耳朵向後垂下了。「你不知道我們嗎？」

「我腦子裏一點也沒有你們的印象。」

「過去我們是你的好朋友！」其中的一隻坐直了些說，

他的鬚鬚幾乎觸着了琴尼娜的鼻孔。「我們是好朋友。」

「任何人都可以那樣說的。」琴尼娜咕噥着。

羅梭和梅娜凝視着那幾隻野兔，驚奇着，因為他們記不起以前曾經看見過他們。

「你怎麼變得驕傲——勢利起來了？」兩隻野兔問。

「不，我不是驕傲。我實在太疲乏了，」琴尼娜說。

「我跟孩子都要吃東西了。抱歉得很。請去罷。」

野兔們畏怯地跳了很遠的一跳，又蹲着回過頭望一下。他們的耳朵興奮地揮動着。他們不懂為什麼他們不受歡迎。

「真是問的太多了，」琴尼娜大聲地說，有意要使他們聽得，「答不勝答。」

坦波跑到那場地上來了。他距離琴尼娜他們沒有多遠。可是他們沒有留心到他，他也不敢靠近他們。他還是穿着那套棕黃色的冬季服裝，他的皇冠只突出一半，可是像很有力的樣子。狄平娜跟着在他後面沒有多遠，她不敢走上前去。潘列把琴尼娜跟孩子驚奇的故事，講給坦波聽了。他是想來跟她談談的。

但是他有點兒怕羞。他想，跟一個陌生人談話，該是多麼不恰當的事情。過了一會兒，他心裏忽然想起，「但是我和她並不是陌生的啊。」他於是小心地悄悄走上前去。

琴尼娜一見他，就恐懼地叫喊着，亂奔亂跳地逃到灌木叢裏去了。「巴——哈！孩子，快逃！巴——哈！巴——哈！巴——哈！」

羅梭梅娜也嚇得尖聲地連連叫着，「巴——哈！巴——哈！」

在一種盲目的恐懼的追逐下，他們三個並排的跑進叢林裏去。

「巴——哈！」琴尼娜喊道。「巴——哈！你們看見他嗎？巴——哈！他是我們遠房的親族哩！巴——哈！他們都是危險分子。巴——哈！」

她不能安靜起來。坦波好久還能聽到她恐懼的叫喊。他不安的慚愧的站着。

「我是個笨傢伙，」他想。「這是我的錯。我不應該去驚動他們。我本來知道我不可能跟那些小親戚談話的啊。他們看到我就驚走了。真是糟透了。我們並沒有想到要傷害他們呀。他們是那樣的文雅。」

他走到森林的深處去，那裏灌木叢長的最茂密。現在他沒有想到他的動人的外貌，也沒有想到狄平娜對他的敬意。他只有一種恥辱逐漸消失的感覺。每次遠處的琴尼娜的叫喊聲增加了他的憂鬱。後來她靜下去了，他才復了原。

同時，琴尼娜立刻就感到那種被別人遺棄的味道了。

羅巴突然在她面前出現了，又突然逃走了。她在他後面大聲地喊着，她喊的越大，他跑的越快。她非常的生氣。

「愚蠢的傢伙！」她咕噥着。「逃，我可記得你這一切的你。你假若有一天再要來跟我講話，那末我也要拿這一套對付你！」

天慢慢地破曉了。通過那鐵劍似的樹頂，天空裏閃爍着一縷灰色的光。

「我疲倦了，」梅娜說。

「你怎麼樣？」母親問羅梭。

「我也倦得很，」他承認着。
「我們就要到家裏去了，到我們自己的地方去，」琴尼娜決斷地說。

他們在路上，碰見許多另外的牝鹿，大家都只簡單的打了一下招呼，一個也沒有來攔住他們，因為大家都在忙着找休息的地方。

野雞們醒來了，拍拍翅膀從樹上飛下來。他們咯咯大聲地啼着，好像在學雄雞的啼聲，也好像要把喉嚨叫破似的。
梅娜和羅梭聽見了那些聲音，非常驚異。他們對於野雞美麗的顏色感到驚奇，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那種顏色。

正要上牀睡覺的時候，他們看見了一樁使人不安的事，這樁事把他們的睡眠趕跑了。

一隻大野雞正悠閒地在叢樹間漫步，突然有一隻紅色的狩獵者跳到他的背上，把他壓倒在地上。那快要死去的野雞躺在地上抽搐着，兩隻翅膀無力地張開着。

那三隻鹿戰慄着溜走了，他們要避開那野獸的歡宴。他們希望他不來注意他們。

「母親，那敵人是誰？」他們到了安全的地方，羅梭便這麼問了一句，他的聲音戰慄着。

「那是狐狸嗎？」梅娜想要知道。她也在抖個不住。

「是的，孩子。那是狐狸。」

「他是一個可惡的傢伙！」梅娜哽咽着。

「他是非常有權力的——在這森林裏的那些小敵人中。」



他也許是最有權力的。」

「他也是美麗的，——」羅梭戰慄着。「我不能再想下去了。」

「要記住他的相貌是怎麼樣子的，孩子們，」琴尼娜警告着。「尖尖的頭，狡猾殘酷的眼睛，毛茸茸的尾巴。你們有沒有嗅到他濃重的氣味嗎？是的，他的氣味也要記住。不要忘記啊！並且不要去阻擾他的殘酷的行爲。」

天已大亮了，那三隻鹿到了小鹿誕生的那塊窪地上。在母親跟小孩睡下去的時候，喜鵲兒咕咕地叫着，山雀兒互相耳語着，啄木鳥癡癡地啄着樹木。他們好久還被那目睹的可怕的景象煩擾着。後來睡眠把他們包圍了。



證章

黃茅

滑竿走到涇沱灣，滑竿伕子說不走了，今晚就在這裏歇腳。這時候微細的雨下得很濃密了，村邊幾家房子的炊煙被埋在朦朧的細雨中。

這鄉場實在太小了，只有一條破破爛爛的街，所有的店家都在這裏。通過一條木板已經大半朽腐的小橋，繞過一些破落的泥房子，便到了街上。街上沒有一個人，我們衝過了一羣正在覓食的小豬，牠們驚叫幾聲，打破了靜寂。最後，滑竿伕把我擡到鄉場盡頭的一家雞毛店。

這雞毛店簡直沒有門面，滿地是豬糞，簷前只掛着一個破爛的紙燈籠。鋪子旁邊堆滿了高粱桿，這後面就是亂七八糟的石頭和倒了的房子。我們待了很久，才看見一個老頭子從異常黑暗的裏面走出來，他用驚異的眼光看着我這陌生的來客。

「有房間沒有，老大爺？」我問。
「先生，我這裏沒得房間，只有舖

位。」老頭子說，一面從腰裏拖出一袋煙來。

天色漸漸黑下來，那兩個抽鴉片的滑竿伕子在卸我的行李，他們說：

「將就一夜吧，前面靠不住，犯不着趕夜路。」

老頭子帶我到裏面去，一陣濃烈的豬的氣味，夾着霉臭直撲過來。在黑暗中，我摸到了那個舖位。那是好多張牀連在一起的，舖着稻草，上面有一條破席子和一個硬枕頭，牀頭一張茶几，上面放着一盞積滿了油垢的桐油燈。

當我從外面那家麵店吃了兩碗麵和一杯乾酒回來，天已經黑下來了。鄉場上靜得像一個空無所有的死城，只有遠遠的偶爾傳來幾聲犬吠。老頭子看見我回來了，為我的燈盞添上一點桐油。

「老大爺，這一晌生意很好呀？」我問。

「今天就是你先生一個人來照顧。」老頭子添好油，坐在對面的稻草舖上，拿出煙袋來，準備要和我聊下去似的。「一向都沒得好多生意。」

這麼大的一間雞毛店就只有我一個單身的旅客，而且裏面又是空洞洞的看不十分清楚，風不時吹進來，我感到一陣恐懼。

「他們不在這裏歇麼，那擡滑竿的？」

「他們不敢，通通躲到熟人家裏去了。」

「爲啥？」

「你們外頭人不曉得，這幾天拉得緊，上頭催着要交了。」

「就爲了這個，你連生意都沒得了？」

「可不是？哪個敢在這裏歇，除非晚了走不攏城裏。」

「他們在夜裏抓人？」

「是的。但白天也幹。先生，這一

帶好荒僻，抓去了誰也不知道，而且知道了也沒得啥用。」

「這些天抓過麼？」

「碰到了，那些人還會客氣？」老頭子看出我臉上的不安，停了一會，噴一口煙說：

「你先生雖是外頭人，倒用不着擔憂。」

「爲啥？」

「他們不敢惹你。」

「我身上又沒有匣子炮。」

「但你是辦公事的。」他用煙袋指着我左襟上的證章。

「他們怕惹出麻煩？」

「是的，他們捉的是沒有辦法的人。這年頭倒霉的還不是老百姓！唉，咱們做老百姓的好苦！好了，先生，你早點歇吧，明天好趕路。」

我躺在發散着霉臭的牀上，夜很靜，門外有人持着火把走過，火光白牆上的破隙透到裏面來。遠遠有一兩聲犬吠……



撕菸葉的女工

建 生

小學畢業那年，我考上了省立開封中學，學校離家只半里路，一天三餐在家裏吃，可以省掉一筆伙食開支。誰知剛讀完一年級，勝利砲響了，學校復員撤回開封。我家裏沒錢支持我到省會去讀書，於是便失學了。

那時，豫西南一帶小製菸廠很多，那些老闆在國難期間確發了點財，不免

引起一般人的羨慕。父親看着這一行有出息，就央一位親戚把我介紹進南陽的一家菸廠做學徒。

這是一個規模很小的菸廠，設備非常簡陋。經理年輕時受過苦，賺到的錢好像穿在肋子上一樣，非常吝嗇，對待工人學徒，更苛刻的要命。他說：「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學手藝的上來

受點罪，以後才有前程。」

可是菸廠裏比學徒更苦的，還有那些撕菸葉的女工。她們是臨時招雇的，不得在廠吃飯，一用不着，就被廠方打發走了。她們大都是黃泛區的難民，逃到南陽，吃沒吃的，住沒住的，雖然年紀有老有少，却一律臉色菜黃，顯得沒精打采，樣子和乞丐差不多，衣衫襤褸不堪。東方一發亮，她們就陸續來廠，二三十個人散坐在攤滿菸葉的光線黯淡的過庭裏。她們都不大講話，兩眼注視着手裏的菸葉，慢條斯理的把菸筋抽出，抽足了一把，整整齊齊的放在身邊的竹筐內。葉片上的微塵飛揚起來，把屋裏的空氣弄得很難聞，我走過那兒，也會猛不防打幾個噴嚏。她們可慣了，似乎並不覺得怎樣難受，任憑那黃色的塵埃落在她們的臉上，手上，衣服上，要不了多久，她們身上便被落得厚厚一層，活像長途汽車上的旅客。

她們吃的很壞，連廠裏的豬食也不如。我們的大胖子伙伙有時候也發點慈悲，把吃剩的稀飯分給她們。遇到這難

得的機會，她們會堆着笑臉去接受。一個三十來歲的女工，身邊常傍着她那未離乳的孩子，孩子餓了就長一聲短一聲的哭，她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只管抽着菸筋。有一次我看着她可憐，悄悄遞一個蒸饅給那孩子，他就馬上停住了哭。

撕菸葉的盛工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綽號叫做獨眼龍。據他自己說曾在初中肄業，因為眼睛有毛病，讀書沒有多大希望，就棄學就商。他一個人坐得無聊，常把報紙湊在那隻管用的右眼上去讀。這時候，有的女工便開腔了：

「劉先生，扶溝打仗了嗎？」

「劉先生，俺是太康的，瞧瞧能回家不？」

同老家的希望閃亮了她們的眼睛，大家顯然有點興奮。

「打的很利害呀！」獨眼龍把報紙暫時移開了眼睛，故意聳人聽聞的說，「內鄉開去剿匪的自衛軍被打垮了兩團，報上說的清清楚楚。不信，我念給你們聽！」回家的日子還是很遙遠，她們臉上的那絲希望的笑意，馬上就消

失了。

一到散工，她們便把各自抽出的菸筋用小繩網起，由獨眼龍挨次過稱，用鉛筆登記在賬簿上，抽出一斤菸筋得工錢一百五十元，積上五天才發放一次。



九渡的僑胞

張長弓

九渡是宜山的一鄉，鄉公所門前約半里地方，屹立着一座筆架山。這山是一鄉的天然美景，也是漢僑兩區天然的界碑。循山麓的石級走上幾十丈的路，再去轉彎，由羊腸曲徑爬上山腰，便跨進僑區的門戶。那裏而石山連綿，只有在山谷中，間或有一些狹窄的窪地。因為土地稀少，交通閉塞，這天然的環境使得僑胞的生活比較的落後。

僑胞們通常是不穿鞋的，有時候也穿草鞋，至於布鞋，只有生活較好的人才穿。他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除了有什麼喜慶的日子，都是赤着腳的。晚上入睡之前，稍微洗了一下，便鑽到

頂多的可以拿兩萬元，遲鈍的老太婆和貪玩的小姑娘，五天辛勤的報酬也不過萬二三千。可是災難和貧困磨練得她們很知足，要是廠方不自動的提高工資，她們從來不敢有什麼新的要求。

牀上去。婦女們多半繫着包頭巾，夏天也是一樣。衣服的式樣雖然漸漸漢化了，不過衣料還是手工織的土布，很少有人穿機織布的。冬天裏，有棉衣穿的人也很少。聽說有些僑胞因家裏棉被不敷用，只好在屋子裏燒起火來，一家老小圍在火邊睡覺，用些紗皮（做紗紙用的樹皮）或茅草來蓋在身上，就這樣熬過寒冷的冬夜。

玉米是他們主要的糧食。他們把玉米磨碎，篩去糠，分成米粉和米頭。米頭可以煮飯，米粉可以煮粥。因為糧食不夠，他們也吃紅薯。逢着荒月，他們也常到山上去挖木薯來充飢。可是木薯

吃得太多會害病。他們吃肉的機會很少，主要的脂肪質食料便是火麻。他們把火麻的種子在白裏春爛，用熱水過濾，脂肪質便隨熱水流出來。他們就用這水煮菜。

僑胞的普遍嗜好就是喝酒。不論男女老少，都是一樣。只是婦女和兒童不像成年男子那樣盡情的喝罷了。因為喝酒是普遍的嗜好，酒便成了他們社交的必需品。有客到他們家去，他們便會一碗酒遞過來，很恭敬地說：「沒有什麼招待，只是一些清茶。」客人謙遜了一下，便把酒接過來喝一口，又遞還給主人；主人接了也喝一口，又遞給客人，這樣的反覆傳遞，一面談着，一面喝着。如果你不接受他們的酒，他們便不高興，以為瞧不起他們。墟期他們來墟，遇着相熟的朋友，便招呼說：「儂覺，儂覺！」意思是「喝酒去，喝酒去。」於是他們三五成羣地圍在酒攤邊，你買一碗，我買一碗，互相傳遞聚飲。有些喝得半醉半醒的，在街上一搖一擺的走着。小孩子就跟在後面嘲弄他

們：「酒醉心明白，腳輾走不得。」他們便回過頭來說：「笑什麼，先有僑，後有朝。」十足顯示出阿Q的氣概。也有的喝得酩酊大醉，倒在街頭路邊就睡覺，大有古人劉伶的風度。這幾年來，由於生活的威脅，躺在街頭路邊的劉伶不多見了，然而一搖一擺的阿Q還是可以看見的。

僑胞的屋子是有樓的茅房，上層住人，下層住牲畜。那些不常見的較好的瓦屋也是一樣佈置。他們的房屋多半建築在接近泉水的地方。離泉水較遠的人家就用竹子做成的水澗，把泉水引到家裏來。如果沒法架水澗，或泉水斷流的時候，那就靠着肩挑了。僑區裏道路崎嶇不平，用桶挑水很不方便。他們挑水的用具是兩個高約三尺的竹筒，竹筒的腰部，用藤子綁好，穿上扁擔，恰像「且」狀。用竹筒挑水，萬一碰着石頭也不致把水倒翻。水源遠的地方，一天只能挑到三四擔水。因為水得來不易，僑胞們便养成了節省用水的習慣。雖然在多雨的夏天，飲用的水很充足，他們

也不常洗澡的。

僑區裏遍地皆山，很難找到寬闊的平壤，所以土地不够分配。僑胞們爲了增加收穫，不得不極力開墾。只要在石頭縫裏發見一撮泥土，他們就很珍重的翻鬆了泥土，把種子播下去。可是任憑他們怎樣的努力，總不能解決欲耕無地的問題。大多數的僑胞只好賣柴，賣工。然而賣柴，賣工根本不能維持生活。所以荒月還沒有開始，他們已經受到了米荒的襲擊，只有忍受「斤上斤下」（二斤本，一斤利）的高利貸的剝削了。

僑區裏文盲很多，國民學校雖然設立，因為經費不足，沒有多大的成績。多數兒童因爲生活困難失去受教育的機會。又因爲住戶過於分散，實際上也有困難。抗戰勝利以後，物價繼續高漲，僑胞與困苦和飢餓結了不解之緣。提高文化水準，更是一件難事了。

歡迎定閱
歡迎投稿



買書

周仕舜

一有空閒，我便常常去逛書店。當然，到書店去不一定每回都買書。不過祇要我腰包裏有錢的話，看見了心愛的書，無論是怎樣破舊或價錢怎樣昂貴，我都要買。

我對於一本自己所喜歡的書，往往存有一種得之而後甘心的念頭。那些書雖然也從圖書館或朋友處借來讀，但書的所有權不屬於我，讀的時候總覺得有點不舒服。這大概也是「私」字在作祟吧。

本來，一本好書要多讀幾遍，才能夠慢慢的發掘出裏面的寶藏來。走馬觀花的看一遍，是沒有多大收穫的。從圖書館或朋友處借來的書，因了時間的限制，不能細細閱讀，讀了過後常感覺到有點茫茫然，不容易有深切的印象和了解。

因此，我對於書的保護就相當考

究。每買到一本書，必定首先用廢報紙把封面包起來，然後再細細的讀，讀完了，很小心的把它插進書架去，準備以後再讀。從來不亂翻亂放。所以那些買了好幾年，讀過好幾遍的書；還是和新的一樣，連封面都還是嶄新的。

每遇到書店大廉價，我就非常的高興。廉價的書，窮學生可以多買幾本，所以我常常把握着這樣的機會。這些廉價書大多數是運寄時被污損了的，破爛不堪。也有浸過水的，也有被蟲蝕過的；有的沒有封面，有的張頁脫落。但我不管這些，祇要喜歡就買，買回來了，自己忙着來整理。沒有封面的，給它貼上自造的封面；裝釘脫落的，用針線重新釘過；不平的，把它壓平；經我這一整理，殘缺破爛的書便一變而為很完整的了。我再在首頁角上蓋上自己的圖章，心裏有無限的快慰。

有時候，我在書店裏看見了心愛的書，可是問過了價錢，腰包裏卻沒有錢，心裏便會非常難過，好像遇到了好朋友似的，很久，很久捨不得離開。直到覺得店員臉上有不耐煩的表情了，才一陣難堪，紅着臉走開去。我暗暗的把書名、作者、出版書店及價錢等牢記在心裏，想等有錢的時候再來買。等着，等着，等了幾星期，身邊有錢了，於是懷了一顆燃着希望的心，拿着錢跑到書店裏去。可是一問，啊！我立刻怔住了，價錢竟漲上了一倍多！先前的打算全盤粉碎，便又祇好失望地走開。有好些書都教我跑過好幾次，直到現在還買不到手。可是這麼一來，我倒把書名記熟了好些。

不過，常常到書店去看書而不常買書，會使店員先生厭煩的。店員先生會想出種種方法來催我早走。例如故意拿着雞毛帚在我面前的書上亂掃。但是這還是阻止不了我看書的勇氣。學校的圖書館裏的書太陳舊了，我不得不跑上書店去。



鄰居趙先生

白璋

每天黎明時候，我總是懶的起身。在牀上我先聽得鄰家水井上的轆轤響聲，接着就是趙先生朗誦英文的聲音。

趙先生是省立中學的教員，年紀三十五六歲，面貌很和藹，全身總是很整潔，看起來好像是位醫生。他愛好文學，屋裏書架上滿放文藝書籍。他做任何事情都很仔細，一舉一動非常莊重。我從來沒有聽見他和太太吵過嘴。他常和我父親談天。我有不明白的功課，也就請他講解。

有一次我給趙先生還書去，看見趙先生在改他大孩子寫的「還鄉記」。「還鄉記」已在副刊上連續發表過兩次了，這是第三次續稿。我看了很慚愧，我是一個初中學生了，還不及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在家裏自修的孩子。

「真比我強，」我說。

「你在空閒時也可以寫寫看……我們不是每兩星期作一回文嗎？作文總得要認真。」趙先生仰起了頭，口中抽着紙煙。

「整天『十』的，把人煩死了，」我說着，就爬在桌上看他改。等改完了，我向他借了本小說，他又給我講了些寫作的方法。從此我對作文很認真，國文先生也說我進步很快。

那一天，天氣特別的熱，晚上我看話劇回家，就躺在院中的竹牀上，拿起扇子就扇。

天是灰黑的一片，只有幾顆小星在眨鬼眼，風熱騰騰的，吹的梧桐沙沙發響。

「咚咚咚……」一陣亂打門的聲音，有人在打趙先生的門，我嚇的不由得從牀上坐了起來。只聽見門開了，是一個警察在說，要檢查身份證。我的父

親連忙叫母親把我們的身份證也取出來預備着。可是只聽見趙先生那邊說話聲音很低，聽不清楚問些什麼。跟着又是一陣走動的聲音，好像是趙先生去關門了。突然趙先生驚叫了起來：「你們有話請講……爲……什麼……這樣……那……讓我穿上……衣……呵！」

「不要說。」一羣人呼叱着。

「呵……讓……人……穿上衣……」

服……」趙太太也哭着趕到門邊去。

這時，父親也跑到門口去，我從牀上跳下來，跟在後面，把門拉開一道縫，一個穿白襯衫的人拿着手槍對着我們。

「回去！門關上！」

但我不管槍口對着我們，只把頭伸出去望那六七個人擁着趙先生去了。

「是……好好……」父親恨恨的說，臉變得很蒼白，他把我推進了門。只聽見趙太太悽慘的哭了……小孩子在叫喊。父親呆坐在睡椅上。他一定和我一樣，在想着今夜趙先生可怕的遭遇。

× × ×



催雜費

作仁

上午第一堂是英文，校役拿一張小紙條交給何先生，何先生念出了我和其他八位同學的名字，說事務處在找我們。我自言自語地說，恐怕又是催雜費吧。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們一同走到事務處，范主任早已在等着了。他見了我們，便開始「訓話」了：

「你們三年級是全校最高級，應該起領導作用，但是事實恰恰相反，單就欠費來講，你們三年級的人數就最多，這些人（指我們）都是一個錢雜費都沒有繳的。校方體諒你們，你們反而如此。今天你們回去拿了來。」

「我父母親不在家，」大家都不作聲，只有一個同學這麼說。

「到哪裏去了？」范主任問。

「蘇州。」

「那末你也趁火車趕上去。」

「沒錢買車票。」

「那末就去借。」

那個同學覺得無話可說了。我們九個垂頭喪氣地走出了辦公室，那同學咕嚕着：

「趕上去！誰高興，車票錢就向他借，他肯嗎？」

「天在下雨。回去拿，不一定立刻就拿得出來，家裏準備好了嗎？」一個同學說。

「就是因為這……」

大家正在談論紛紛，忽然看見校役拿了張紙條走過，大家叫住他：

「喂，你手裏拿的是什麼？讓我們看看。」

於是大家把校役包圍在核心。我也伸長了頸子望了一眼，原來是一張紙，上面寫着：「查學生××，雜費全部未繳，不准上課。」大家看了都有點兒怨憤了，決心整理書包回家。

走到教室時，英文課已經下課了，何先生叫我們到他寢室裏去。他對我們說，「現在校方不准你們上課，你們可以到事務處去請求說：本星期的課讓你們上吧，雜費下星期來一定繳，若再不繳清，就不讓上課好了。」

「剛才張伯良已去說過了，范先生說一定要我們今天回去拿。」王君說。

「那末，我替你們去說說看，」何先生說着，走向事務處去了。

我們就回教室整理好書包，預備回家。走出了教室門，在天井裏碰着何先生，他歎口氣對我們說：「你們回家去罷！」臉上露出很難受的神情。我們沒有向他道別，因為眼淚快要落下來了。

我悄悄地，慢吞吞地走出校門，心裏感覺到異常悲苦，我從沒有碰到過這樣被逼出學校大門的事。

回到家裏，父親在做午飯，他問我為什麼這時候回家。經他這一問，我不禁哭了起來。父親見我哭了，安慰我說：「不要哭，有什麼事情好好的說給我聽吧。」連問了五六遍，我都沒有回

答。最後他又問：「是不是學校裏催欠款嗎？」我用了很多氣力，才說出了「是的。」父親連忙說：「不要緊，前幾天借到的那筆錢還沒有用完，賸得有二十萬，你要多少？」

「廿三萬？」



欠款

豪開

噹！噹噹！噹！噹噹！同學們聽到鐘聲就急急忙忙的跑到大禮堂去集合。大家手裏都拿着英文書或是英文生字本。一位同學驚奇地問我：「老李，什麼事？英文到大禮堂去考嗎？」「我也不知道，考英文決不會在大禮堂的，三級都要考，大禮堂怎麼容得下這麼多的人！」我一邊走，一邊回答。走進了禮堂，我方才知道是老師要報告什麼事。

「還有三萬，我去借借看。」於是父親向伯父湊了三萬元。在數錢給我的時候，父親說：「這錢本來要繼米的，假使母親今年不去世的話，我們一定不會這樣困苦。」說到這裏，他眼眶已經潤濕了。

已。爲了維持學校，以上兩點絕對執行，決不通融。凡欠款同學可以馬上回去，不須要經過請假手續，望欠款同學一體遵照。完了。」

解散之後，同學們情緒紊亂極了，只有很少幾個繼續在溫書。各個教室都喧嚷着。「回去吧，不考就不考，老蔡！你怎麼樣？」許同學懊惱地問。「不回去，回去也是拿不到的，反而使父親加一分難過。他早已託保長寫了一張免費申請書交給校方了。哪知申請的是免下期的費，這期還該繳清。我回去是一粒米一塊錢也拿不到的，所以不回去。」蔡同學眼睛圓圓的望着窗外，果然許多同學在回去了。

上課鈴響了，第一堂是英文考試，繳清了費的同學都坐在教室內等待監考先生到來。沒有繳清費的同學却含着淚站在教室外面。監考先生點完了名，問坐在教室裏的寥寥的幾個人說：「沒有點到名的，便不得考試。你們都是點到名的吧？現在我發試卷，你們好好兒做。」我雖然已經勉強繳足了費，可以

坐在教室裏，可是在思索題目的時候，抬頭向天井中一看，許多同學淚汪汪的

看着我，我心中真是說不出的難過。

X X X



跛左脚

熊大松

我的左脚是跛的。

我在一歲半的時候，肥胖活潑得令人喜愛。同時我家家境也很好。爸爸是一個教員，在心遠中學和工專教書。他所賺的錢全由媽媽收管，對家中的日常生活，他是不大顧着的。

媽媽也是當教員的，一向在女中附小。她極喜歡打牌。每天早晨，她總交錢給我奶娘去買菜，自己却溜到牌桌上去了。

奶媽是個大胖子。她家裏很貧困，一家大小的鞋襪全靠着她自己做。她性格頑強，連我弟弟的奶娘和別的用人就怕她。爸爸既不大管家事，媽媽又不常在家，家中做主的無形中就輪到她了。

在夏季，天氣炎熱異常。每逢爸爸在校，媽媽出外的時候，我的奶媽就在

廳中睡午覺。她怕我哭，便把我放在水盆內，因為我玩了水，就不會吵着她。

這樣的不久，我害起病來了。起初只是發熱，爸爸聽見這消息，趕緊回家來看。沒有多久我的病雖好了，可是我的手腳總是又酸又軟，站也站不起，坐也坐不穩，連睡也不能四平八穩的睡。爸爸看見我這樣，立刻向學校告了假，帶我到南昌各醫院去診治，醫生們都說無法可想。最後到了一個法國人辦的醫院裏，醫生們也是搖頭，他們說：

「這病是骨髓前角炎，左足已是殘廢了。」

爸爸急得不得了，又帶我到南京去。那裏的醫生也沒有辦法，都說左足是殘廢了。最後想去上海。剛碰上海日本鬼子又在上海發動八一三事變了，我們

只有走回南昌來。

在南昌我們找到一個駝子醫生，據說這駝子在二十三歲的時候也曾得過這樣的病，坐着不能行。他找到個醫生每日替他打三針金針，三年後始全愈。可是因為在藤椅上輪了三年，把背輪脫了。因為有這三年被治療的經驗，他也就學得了這種手術。他就每日給我打三金針。

誰知在民國廿八年，日本鬼子攻入南昌了，駝子因跑不動，死在橋上。我們家也倉惶的逃出險境，我的脚再也找不到人醫治了。

開明少年年合訂本

- | | |
|-----|----------|
| 第一冊 | 第一至六期 |
| 第二冊 | 第七至十二期 |
| 第三冊 | 第十三至十八期 |
| 第四冊 | 第十九至二十四期 |

每冊定價九元五角



湖南第一紡紗廠

黃純甫

我家住在湖南長沙湘江西岸的一個小村上。湖南第一紡紗廠離我們家很近。這個工廠在湖南本來是首屈一指的，規模非常大，廠址大概有一里多開闊。裏面的建築非常的壯麗，各式各樣的，有大有小，有很高的樓房，有面積寬大的平屋。馬達和機輪的轉動聲整天的響個不停，煙囪有好多個，時時冒出一陣陣的黑烟。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那個矗立在中央的大烟囪了，在周圍十里之內，擡頭就可以看到它。

廠的四圍全是紅色的磚牆，大門是很大的麻石柱和水泥等建築成的，面對着湘水。看起來非常的壯觀。沿着湘江是一條平坦的用麻石所砌成的河隄，隄畔滿植着白楊。船碼頭上停泊的船隻很多。河裏有一個粗大的水泥管，那是吸水的。廠裏用的水全由這水管供給。每當天氣晴朗的時候，碼頭上站滿了洗衣

的婦人和漂紗的工人，笑語和着機器的喧囂，那壯麗的建築倒映在碧波裏，有一種特殊的風趣。

因為這個廠是用機器代替人工紡織的，所以當地人都很看重，工人們下工後，便有許多的鄉下人圍着他們詢問和讚美這樣那樣的。我也常想進去看一看仔細，但是奇怪得很，恐怕是年紀小了一點，我始終沒有勇氣踏進這樣一個全省馳名的工廠去參觀。

後來我念小學將近畢業了，我才想到工場是可以去參觀的。誰知戰爭的烽火已經逼近了長沙，我不得不隨着家長離開了故鄉。接着長沙所有的工廠為避免淪陷後為敵人利用，全部燒燬了，這馳名已久的紡紗廠也免不了同樣的命運。

長沙的第一次會戰勝利了，我充滿着希望回家鄉來，那個工廠已成了一片

的瓦礫，使我心裏很感傷。年復一年，勝利的日子終於來了。各大都市都恢復戰前的繁華了。但湘江畔的那一大片瓦礫場仍舊是那樣的荒涼，寂寞。只有那被雨水洗為灰白色的大門上，還留着「湖南第一紡紗廠」七個大字。

（上接第二十一頁——凡卡）

前一個晚上，凡卡在野味店的夥計那兒打聽到，信得投在信箱裏。那些信會有一些醉醺醺的郵差，駕着馬車，叮叮噹噹的送到世界上各個地方去。凡卡走到最近的那個信箱跟前。把這封寶貴的信打口子裏塞了進去。

一個鐘頭以後，得了希望的安慰，他呼呼入睡了。他夢見一隻火爐，爺爺光着腳，垂着兩條腿，坐在火爐邊上，把一封信念給廚子聽，維歐搖着尾巴在那兒走來走去。

蘇聯國力的基礎

葛德石 著 王勤墳 譯 每冊定價三元

作者是美国人，他曾經三次訪問蘇聯。第一次在一九二三年，那時革命的後果和國內秩序的零亂仍昭昭在人耳目，人民還生活於極端艱苦之下。第二次在一九三七年，他看到了五年計劃的若干成果，對於蘇聯政府打破許多大難關的能力，和人民勇往直前的精神，都得了深刻的印象。一九四四年，他再去蘇聯，進入國界時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這是一個人民帶着笑容的國家」，戰爭雖然帶給人民以匱乏，但他們的精神是奮發的。他在本書序言中說：「我只提供了真實的報告，讓人們能合時的放棄他們的偏見。戰爭的大事已不允許再作這樣的批評。美國人對於世界列強之一，自不能依然渾渾噩噩，漠不關心。蘇聯有其被人尊敬與瞭解的權利；作為她的同盟國的一員，我們自不能再允許偏見來影響我們的判斷，不問這些偏見是左傾的抑是右傾的。」這一番話對我國人說也是同樣適宜的。

中國地理的基礎

葛德石 著 薛貽源 譯 每冊定價一元八角

開明書店印行

本行一般書目均照定價一萬倍各地另加郵費各地各誌一律二角五分
倍數隨時變更如能承購依日計數

